


5.131  
+53  
4064

# 愛的刑場





愛 的 刑 場

孫 俠 夫 著

上 海  
晨 曦 書 局

1 9 2 8



# 愛 的 刑 場

1928, 10, 16 脫稿

1928, 10, 20 付排

1928, 11, 20 初版

1 ——— 2000 册

人		版
印		權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二分



“……………肉的壓迫，不是靈的理智和情感鎮伏得了的。影華，我不敢自私，我不願因為我要獨佔你的愛情，遂使你因我的死而消極，頹廢，以至於灰冷了你熱烈的革命情緒。祇要能鼓舞你的革命精神，那怕在我慘死後的最短期間，你就落到一個肉體上，甚或精神的慰安者，我為革命的前途計，不但是不會有絲毫的妬嫉，並且是樂於贊同的。

我也知道，我們的愛熱，已經達到了同太空般不可測量的高度，我的死，不但是可以引起你劇烈的哀痛與悲傷，說不定還會有驅逼着你走上毀滅的途徑，以一死作最後解決的可能的。

但是，影華，你要知道：革命者的愛，是要普遍及於大多數的被壓迫階級，革命者血，是要洒向反革命的陣線中，化作解決被壓迫階級的甘露，不應該以對個人的愛熱，箝制了我們全部的愛情，更不應該憑一時的感情，犧牲了我們寶貴的熱血洒在狹隘的個人身上。我們要知道，對個人的愛，不能算是革命者偉大磅薄的愛，為個人的愛作殉情的自殺，更是革命者的罪惡，是怯懦者的行徑，不能說是有價值的犧牲。影華，你是一個熱烈的革命者，你是一個誠摯愛我的人，你當然能了解我的心事，不會因我的死而灰冷了你對革命的熱情，

更不會因我的死而走上怯懦者所走的毀滅的途徑。

影華，我的死——越死得慘酷越好的死，是要把它當着醒人清夢的晨鐘，我要借重它促起許多沉酣着，徬徨着，在革命隊伍中遲迴瞻顧的遊疑份子的醒覺，使他們在我的血光中看出反革命派齷齪的真面目，一致站到革命的最前線上去作一個革命的健者。我決不肯因我的死，把一個已站在革命的最前線上，過去和現在都和反革命派作殊死戰的你，硬挪了下來，因為圖遂我一人對你精神，肉體全部的佔有慾，使你頹喪，消極，以至於革命陣線中，因我而興“革命健者又弱一個”之歎的。影華，你愛我，你真摯的愛我，你就不要在我死後，還使我負這樣對於革命的罪過。

親愛的影華，我現在已經是快要和這全世界痛苦的朋友們，革命隊伍中的同志們，和

共同工作，共同生活的親愛的你分別，我已經在今天上午，被萬惡的軍閥判決了死刑，大約明日的此時，我就可以和先死的同志們，握手於地下了。我雖然不能如太上的忘情，很想能在我的臨死以前，和你謀最後的一面，但是這也不過是我一個人的幻想——，決不會實現的幻想罷了。不過，我雖然是死了，我的精神是死不了的。我的形體雖然毀滅，我的靈魂也依舊和你交吻着。那怕你獲到個新的慰安者——爲肉的壓迫而獲到的新的慰安者，我相信你仍舊是忘不了我。同時我也自信，我不但是不妬視你們，還要保護着你們，使你們獲到甜蜜的快樂，好大踏步地向反革命的壁壘中衝鋒邁進。影華，這是我從衷心裏發來的誠言，望你確實的接受着吧。

親愛的影華，慘殺，是革命者最後樂飲的瓊醪，刑場，是革命者最後必至的樂園，祇要



是一個真正下了革命的決心的人，他自從踏足到革命陣線上的第一日起，誰都是就安排着踏進這最後的樂園，飲這最後的瓊膠，作一個終了了的結局的。因此，我對於當前的慘死，不但覺不到什麼驚懼，憂惶，且慶幸着我已獲到了個愉快的終局，任憑萬惡的反革命派將我槍斃，砍頭，甚至於寸磔，我都甘之如飴！我所最不瞑目的，就是，反革命派還是這樣的猖獗，革命的事業的完成，還要待後死同志的努力呵。影華，我這些未了的責任，都一鼓腦兒加你的肩頭上了。你應當在我的死後節制着悲哀，鎮定着心情，肩負起我這遺留給你的重任來，那才算是真切的愛我，我們的愛也才可以算是有價值的愛呵！

影華，我不望你泥守那快進墳墓的禮教的小節，我不願意你成功一個馴伏在封建勢力下的烈女節婦，我祇希望你完成我的遺志，

成功一個毀滅萬惡的現社會組織的健者。…

## 二

在半年來受着生理上劇烈的性的壓迫——比處女時期還要劇烈的性的壓迫的影響，從適間一度溫暖陶醉的生活中清醒過來以後，對着這白色的電光梁着四壁的靜悄悄的室中，她那半年前慘死——在S埠被軍閥槍斃而慘死的丈夫浩如，臨死的前一日賄買了看守兵寄把她的那封最後遺書中的這一段話，又很顯明地在她剛經過強烈的，陶醉的刺激後，微感着酥軟的疲倦的腦幕上，一字不漏的展映出來。同時，她在接這封信的次日，到刑場上擁抱着僵臥在血泊中的浩如的屍身，痛哭着所發出誓言——由衷心裏發出的誓言中最精要的一段話，也在她的腦幕上繼這段遺書之後浮泛而出，引起她剝骨的傷痛。

“……浩如，你死了嗎，你竟在萬惡軍閥的毒刃下拋棄了你親愛的影華，爲求被壓迫民衆的解放而死了嗎？浩如，你的死，我固然徹心徹骨地悲傷，哀痛，慘戚，但是，我不能不承認你說的，這是革命者預定的終局。同時我更不能不承認非至革命成功之日止，這樣壯烈的慘劇，是不會有一日止息的。浩如，你安心吧，你瞑目吧，你親愛的影華，一定會踏着你的血迹，守了你的遺言，肩負起艱鉅的——比你未死前更艱鉅的革命重任來，完成你未竟之志，手刃了萬惡的仇人，留着我清白的肉體與精神歸還你於地下的。浩如，親愛的浩如，我不承認你“肉的壓迫，不是靈的理智和情感鎮伏得了”的那句話，我一定要以熱烈的革命情緒，鎮伏那生理上的壓迫。浩如，親愛的浩如，你待着你親愛的影華，保全着清淨純潔的肉體和精神，手刃了萬惡的仇讎，同你相見於地下吧。……”

——這不是我對浩如的誓言嗎？這不是我擁

抱着浴遍了烈血的浩如，親吻着他僵冷了的嘴唇，由衷心裏自動發出的誓言嗎？又不是我在浩如死後，時時把這樣的誓言自己警惕着，決心飲盡人間煩悶，孤寂的苦杯，希望保全一個清潔的肉體與靈魂，和浩如相見於地下，使世人知道：生理的壓迫雖然嚴酷，革命的熱情，依舊可以征服一切的嗎？

——現在却又怎麼樣了？不到半年，竟忽然忍受不住肉的——甚或不止肉的壓迫而沉淪了。像這樣意志薄弱的人，還配說是有堅定性，忍耐性的革命健者，還配想肩負起浩如遺留下來的重擔，完成他未了的責任嗎？

——固然，浩如的遺書中許我獲到一個肉的——甚或靈的慰安者，但是我對於他——已慘死了的他，不是表示過深切的不滿，認為他是不知我之談，是對我的侮辱嗎？現在又怎麼呢？——都如浩如的預料者實現了。究竟還是浩如不知我，抑或我不能自知呢？

——罷了！罷了！發誓的是我自己，背誓的也是我自己，我現在完全是一個罪人——是一個卑鄙汙穢的罪人了，我還配冒什麼革命健者的名，我死後更有何面目去和我親愛的浩如相見於地下？我真是一個卑怯，污穢，無決心，無勇氣的弱者啊。

.....

衷心裏慚恨的火燄，很劇烈地燃燒着，浩如和她由認識，戀愛，結婚，以至於慘死，種種溫柔，眷戀，纏綿，壯烈，悲慘的舊事，都——同利劍般在她那燒燬了的心房中循環飛舞着，使她感受着椎心刺骨的創痛，兩泓辛辣的淚泉，撲簌簌由眼眶裏流出，熱烘烘的濕着枕在她頭下的健民的臂上，將那在愛的樂園中飲夠了沈醉的醇酒，正在半睡眠的狀態下恢復他微疲的精力的健民，從暖軟的好夢中，驚了醒來。

“怎麼，你又在傷心了？”他伸了一伸腰，用很含糊還帶着睡意的語音問着，一雙手將影華稍加

緊的擁抱起來。她對於健民的話好像不曾聽見般的，並不作什麼答覆，祇把頭埋藏在健民溫暖的懷中更悲切地低聲飲泣。

“是不是又想起浩如來了？”他把一隻手去替她拭着眼淚，語氣中含得有相當醋意——很微渺到不易給對方覺察着的妬意的語氣說。影華依舊偎在他的懷中——富於誘惑性的懷中悲哽着一言不發。

“一個人凡事總要想開些，祇要你能依照他的遺言，完成他未竟的工作，那你就對得住他了，他自己的遺書上，不明明的寫着，希望你在他死後得一個肉體和精神上的慰安者，鼓舞起你革命的情趣嗎？”影華佩在身上片刻不離的浩如的遺書，老早就給健民讀過了。

“……”影華雖依舊無語地嗚咽着，但已不似適間那樣很沉痛的悲切了。

“……一個革命者，無論什麼事，都要拿出我

們偉大的革命精神來，那裏好同一般封建勢力下馴伏着的舊女子一樣，爲什麼貞操名節而傷心呢？”他見影華依舊靜默地飲泣着，又補了這麼幾句。

影華雖然是照樣的一言不發，但她適間由衷心發出的劇烈的悲傷，早在健民溫暖強烈的性的誘惑中消溶了。

朝雲同烈火般把東方的天際燃燒着，大地已放着破曉的光明，把夜的黑暗掃蕩驅除。健民和影華，就在這晨曦微露的朝氛中，開始向着他們要到達的目的N城前進。

### 三

影華和浩如雖然是在童年的時期，就由他們各人的父母訂好了婚約，但是他們因爲是表兄妹的原故，從小就毫無猜忌地在一塊兒廝混着。到了十幾歲的時間，他們更在先後的一年中，進了本地

同一的中學裏肄業，所以他們的感情，自幼就非常的濃密，他們的性情，更是天生成的同水乳一般的融洽。

浩如十九歲在中學畢業的那年，影華已經是十八歲了。那時她雖然在學校裏還差着兩學期才能畢業，但是因為他們各人的父母要早了却他們“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心願的原故，在浩如畢業那年的冬天，更不等到影華學成，就完成了他們的婚事。

固然，他們的婚事，雙方都是由各人的父母作主，是遵依了我們東亞老古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聖訓結合而成的，但是在他倆結婚以前，彼此若干年蓄養的愛苗，實在已經長成到成熟的時期，他們的父母，不過是替他們當一個結合的宣佈者罷了。所以他們表面上雖然是舊式的結合，但他們骨子裏的愛熱，并不減讓於現代一般由自由戀愛而成婚者的絲厘毫忽。何況他們在結婚的兩年前，



彼此對於革命不但同樣的有深澈的認識，且進一步參加了相當的工作。他們既由表兄妹，未婚夫婦，同學，再進而爲革命的同志，現在又成功了正式的夫婦，有了這樣幾層很牢固堅實的結合，所以他們遂能夠處在這舊式婚姻曼演着若干奇百怪的慘劇的現社會下，獨能夠享有那愉快，滿足的神仙眷屬的樂趣，而成功一個舊式婚姻結局的例外。

浩如因限於家庭經濟的原故，所以在中學畢業以後，便不許他再有升學之望。因此他在完婚的第二年春天，便決計拋棄了他的學生生活，到革命策源地的C府去參加實據工作。影華雖然學校裏還有一學期才能畢業，但是，她受了新婚愛熱的牽引，和革命熱情的蕩激，終於不能不使她捨去那張行將到手的“燒不熟一餐稀飯吃”的畢業文憑，和浩如辭別了他們的鄉園，束裝向C府前去。

他們到了C府以後，便在最高級軍事機關的一個政治部裏工作。還不到四個月，北伐的軍事就

發動起來。那時革命的勢力，還僅僅限於很狹小的一隅，全國雖滿佈着革命的氛圍，但是反革命的勢力，依然是很堅固，很不可侮的屹立着。以脆弱的，僻處一隅的革命勢力，要想去摧毀那強大的，瀰漫全國的反革命的壁壘，那自然不能夠單祇依靠有限兵力，還得要雙管齊下地，加緊的喚起民衆的助力，和促成反革命內部的分裂。所以在北伐未出兵以前，黨部裏就派了大批同志到各地去作祕密工作；影華和浩如，也就在此次奉命到S埠去。

當他們初到S埠的時節，威鎮五省的大軍閥，因為北伐軍還不會搗及他的巢穴，所以對於革命黨人還取着寬大政策，騎在牆頭上，看革命軍和那善翻天書的秀才大帥拚個你死我活。因為這樣的原故，所以影華和浩如在S埠的工作，最初也還能夠很安定，平穩，感受不着什麼大危險的進行下去。

F省的地盤被革命軍攻下了。五省大軍閥的江山，已缺去金甌的一角，於是他便不能不恐慌起來。

立刻拋棄了他的騎牆主義，對他所目為洪水猛獸的命革黨人採取了高壓政策。同時那高視闊步，視中國如被征服地的帝國主義者，也因震懾於排山倒海的革命勢力，惟恐他們這塊口內之肉，費了八十年經營得來對中國侵略的大本營——S埠，被革命黨攫去的原故，更不能不同萬惡的軍閥作更緊密的結合。這麼一來，在S埠擔任重要工作的浩如，就在這黑暗的惡勢力下犧牲了。

浩如是在總機關部開會時，被F界暗探捕獲的。影華那時因在另一個機關裏工作，所以得免於難。及至影華工作歸來，得到同志們告訴她浩如被捕的消息的時候，浩如已由F界解送到戒嚴司令部去了。那時她雖然也和許多同志籌商營救的方法，但當着那軍閥們吃人獸性大發的時節，想和浩如見上一面已經是比上天還要困難，那裏還說得上什麼營救。

在浩如被捕的次日，影華好容易才設法賄通

了替軍閥們當監守的爪牙，向浩如通了一個消息，但那時的浩如，已經給軍閥的劊子手——軍法官宣布了死刑，第二日就要執行了。

影華在浩如臨難前一日的夜裏，才接到浩如賄買了監守者寄來的那封長函。到第二日她冒險到刑場上去看他時，浩如已和幾個同志的屍身，橫七豎八的僵臥在血泊中，一聲不響地瞑目而逝了。雖然影華抱着他僵硬了的屍身怎樣的呼號痛哭。但是生機已在軍閥毒彈下絕滅了的浩如，任憑她怎樣的悲號，結果又有什麼效用呢？

影華在收殮了——草草的收殮了浩如的第三日，便咽着沉重的悲傷，上船向外地去了。當那輪船起旋的當兒，影華倚着臨水的船舷，望了那軍閥屠殺總機關——戒嚴司令部所在的方向，緊咬着兩行貝齒，惡恨恨的戟指罵着。

“萬惡的軍閥，反革命的惡魔，你們儘管凶惡，你們儘管殘暴，你要知道，革命者的頭顱，不是你

們砍得完的。你們的末日快到了，你們儘管掘深了你們的墳墓，我再度來時，一定可以看得到把你碎屍萬段，活祭我們的先烈，活祭我親愛的浩如的。”

.....

#### 四

革命軍克復了H地以後，長江下游的戰事，也有發動之勢了。駐紮G地的C軍，已有傾向革命的趨勢，當時因為要渙散敵軍勢力的原故，總部裏便決定派人去和傾向革命的C軍切實聯絡，使他們發動響應，引起軍閥的內潰，使革命獲到成功的速效。

但是，由H地到C軍駐防的所在地，當中是要經過很長遠的敵軍的防境才可以到達；敵軍防境內盤查之嚴，真是無微不至，凡是無女眷的旅客，幾乎個個都有被扣留，甚或被指為革命黨，發生送命的危險。所以這次聯絡C軍的工作，雖然對於革

命的前途有很大的利益，但是擔任這樣工作的人，却要冒着很大的危險才可以前去。

當影華到H地不久的時節，聯絡C軍的工作，已有一個和她同鄉，而且在中學裏同學過的石健民擔任了下來。祇不過他因為敵軍盤查甚嚴，要想得個女同志和他共同工作，減少途中危險，和藏匿重要文件的原故，還遲遲其行。

本然，在當時女同志參加革命工作的，已經不在少數，並且照革命的眼光看來，祇要對於革命前途有利益，就是擔一個眷屬的虛名兒，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可是在我們東亞老古國中，受夠了幾千年文明禮教的薰陶的姑娘，小姐們，除了極少數極少數真有毀滅舊勢力的反抗精神的女子而外，其餘的儘管她平素口頭上說得怎樣的熱烈，但是真要她挺身出來肩負起這樣眷屬的虛名兒，她終免不了要給內心裏潛伏着的羞恥的潛勢力控制着，使她不敢有這樣的勇氣。何況這次到G地去還有

很大的危險存在。

影華到了H地以後，依舊在她過去工作過現在前進到H地來的部裡供職。她雖然是一個玲瓏天真，過去很愛說笑話的姑娘，但是自從浩如死後，她却變成一個不苟言笑的靜默者了。她終日除了辦公的時間以外，不是展着那浩如的遺書含淚誦讀，便是捧了浩如的遺容凝眸注視。她每想到浩如慘死的情形，便恨不得立刻就攻下N城，踏平S埠，把那慘殺她親愛的浩如的軍閥，拿着碎屍萬段。她因為有這樣沉重的悲哀在她的胸中橫梗着，所以她那辛酸的淚泉，暗地裏總不會枯涸過。就是過去同她工作久了，知道她的性情——天真爛漫的性情的同志，依舊不時同過去一樣的對她打趣或說笑的時節，她也祇冷冷地陪她們一笑。

她真是履行着浩如的遺言，把他未竟的工作都放到自己的肩頭上來，她無論對於任何工作，都較之以前加幾倍的努力。她心裏所認為遺憾的，

就是不能身親前敵，去手刃那萬惡的軍閥。

她對於直接征討那殺她親愛的浩如的仇人的長江下游的戰事，尤其是異常的關切，每逢着得到勝利的消息，心裏就說不出來的快樂，假使偶一獲到停頓的消息，她那已經皺着的眉頭，又因那內心裏的深愁加深了幾度的疊痕。

在一天的下午，健民因為在其他同志的地方知道影華到了H地，心裏不免動了一動，便以同鄉和同學的資格到部裏來訪她。當影華說起浩如慘死的情形時，健民也因為他和浩如是同鄉，同學，並且還要敷衍一下當前的影華的原故，免不了陪着那眼淚婆娑的影華，唏噓歎息，流幾滴友誼的眼淚。

他們由浩如慘死說到長江下游的戰事時，健民便把他奉了命令到G地去聯絡C軍，已經有半個多月還不能成行的原故說出來。同時更表白他完全是求工作得到完滿的收獲，不至於功敗垂成，



所以要一個女同志同行，並不是他畏懼危險原故。同時他更數着五省大軍閥慘殺同志，慘殺浩如，蹂躪民衆的種種罪惡，發了一段慷慨激昂的革命理論，很憤激地來表示着此去一定要把C軍聯絡成功，打倒萬惡的五省大軍閥，替他慘死的同鄉浩如，和慘死的同志報仇的氣慨。

素來不十分把健民看得上眼的影華，也給他這一段激昂的論調說動了。

——這不是很好的機會嗎？祇要G地一克復，那慘殺浩如的五省大軍閥，就立刻陷入兩面夾攻的境地，他縱有三頭六臂也不得不敗亡了。我既然要替浩如報仇，要手刃那慘殺我親愛的浩如的仇人，我對於這當前的，直接同我的仇人搏鬥的工作不去肩負起來，我還要去肩負什麼樣的工作呢？

——革命者是要掃除一切可以障礙我們革命進程的封建思想，不使它在我們的腦海中留些須痕迹的。祇要自己的心地純潔，祇要處處是為革命

的利益作想，就是暫時擔一個眷屬的虛名兒，甚或再大一點的犧牲，又值得什麼？……

“我真想不到現在的女同志，雖然天天喊着革命，竟連這樣一點和封建勢力反抗的勇氣都沒有，難道爲革命的前途計，暫時担了某人的眷屬的虛名，就真個成功了某人的眷屬嗎？”他見着影華低了頭沉思無言，便這樣的說着，語氣中似乎含了打動她的意味。

“你看我能夠同你一道兒去工作嗎？”影華微微的抬起頭來，平視着健民，用試探的口吻，含着悲酸，懇摯的微笑向他問着。她心裏已經有十二分的決心下着了。

“祇怕你是在同我開玩笑的吧？真個是得你同去，我的工作不知要增添了好多的助力呢。”健民的心裏雖然是千肯萬肯，巴不得影華就和他去共同工作。不過他一想起浩如在日，那時常對他都含着幾分輕視的意味的影華，現在一下子會肯冒

了他的眷屬的名，和他同去工作，他總有幾分不敢相信。

“真的！我一點也不是說笑，我一定同你去的！”她很堅決地說。

“部裏不許你走怎麼辦呢？”

“不要緊，我自己會去請求，祇要你認為我同去一定有利於你的工作。”

“祇要你肯去，對於工作的前途，當然有很大的利益的。你就趕快去請求吧，我的一切都預備好了，祇要你得了命令，隨時都可以動身的。”

“好！就這樣吧，我立刻就去請求，你明天一早來聽信好了。”

.....

健民走了以後，影華心裏突然起了一陣含得有很深沉的悲辛的喜樂——為浩如死後不會有過的喜樂，她認為自己已覓到一個為浩如報仇的途徑。她捧起了浩如的遺容來，深深親吻着，眼淚撲

簌簌的掉了下來。

——浩如，你安心吧，你後死的影華，就要開始和慘殺你的仇人奮鬥去了。你等待着你親愛的影華手刃了殺你的仇人，再同你相見於地下吧。

她拭乾了臉上的淚痕，整一整服裝，紅腫着眼泡到部長室去了。

## 五

影華已經得到了部裏的許可，專待着健民來商量定了，就好到C軍去工作。健民那天到部裏來時，知道影華已經奉到和他共同到G地工作的准許令以後，心裏異常的快活，巴不得立刻就要同她啟程。不過是他心裏儘管這樣的作急，切盼着影華立刻就同他出發；但是，一想到女子們出門，總比男子要囉嗦些，又不能不耽心着影華恐怕要有幾日的擔擱。所以他使用話去試探她。

“現在命令既然得到了，我們究竟幾時動身呢？”

“還要等幾時才動身？你不是說一切都預備好了嗎？”

“我的當然是早就預備好了，不過恐怕你還有什麼事要預備的啊。——我是說什麼時候走，什麼時候就可以走的，那怕就是今天。”

“我有什麼要預備的？現在是去工作，又不是去走親戚，做客人。祇要今天能走，今天就走好了。”

健民真想不到影華會這樣的性急，心裏十二分的喜樂，立刻就很高興地對她說：

“好，那我們今夜晚就動身吧。今天下午八點鐘，恰巧有一隻外國輪船開往長江下游，要在G地的K埠停泊。我們就搭了這隻輪船去好了。”他說着已立起身來。“我現在還得要去把那封祕密文件取來，那樣的東西在我的身邊不妥當，還是在

你們女人的身上保存着，不容易被破獲些。”

“好的，你就快點去拿來吧，我的東西是立刻就可以收拾好的。”

健民去了以後，影華便把她那很簡單的行李——一個被蓋捲，一口提箱，叫了個勤務兵幫助着收拾起來，浩如的遺容，就安放在提箱內，他的遺書，也另外包開，預備動身時貼肉收藏起來。健民把那封密函拿來了，她又把它分開疊着，藏進那鞋子的夾底裏面。

傍晚，她便和健民扮了一對商人的夫婦，上了那隻外國輪船，住進一間預定的房艙裏後，由那全身震顫着的輪船，把他們搬運着向K埠前進。

次日的清晨，輪船就靠了K埠的碼頭，他們接收了一家近火車站的旅館裏接客的卡片，本想叫他一下輪船，就把行李搬上火車站，立刻就搭車到J府，再由J府雇轎子到C軍的駐防地去。——C軍的駐防地距J府還有三日的陸行，沒有舟車可坐

的。——誰知他們的船到的不湊巧，當靠碼頭時，早班火車剛祇開出。下半年雖然照例還有兩班客車，但因為運兵的原故，都一齊停止了。

他們聽得旅館裏接客的告訴了他們的話以後，便不能不決計在K埠暫宿一宵，改搭第二日的早車前進。

他們在下船時，行李就經過幾度嚴密的搜查，好在軍閥的軍隊雖然兇惡，但始終是生長在禮教之邦，受過聖教的薰陶的兩腳動物，在他們那獸性勃發時，固然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但在那獸性還不會勃興的當時，對於古聖先賢教給他的那男女有別的訓條，也還在他們那假面具下，很謹嚴的遵守着，對於他們視為無所作爲的弱者的女性們，還不會加以什麼嚴重的搜查，所以影華身上的祕密，也僥倖不會給他們破獲。

出了碼頭以後，街都是拿着明晃晃的殺人  
大砍刀準備着砍人的大刀隊，雄糾糾的往來梭巡，

那一種森嚴的景象，真令一般不知幾時在他們刀下發財的老百姓們不寒而慄。健民和影華跟了行李到旅館的時節，一路上已不知經過這般如狼似虎，等待着吃人血的大刀隊幾度惡狠狠的獠視。在這樣陰森冷竣的獠視下，更不知使健民打了幾個寒噤，影華增了許多憤慨。

## 六

他們到了旅館，剛祇在看定的房間坐下，茶房就拿了張旅客單來請健民填註。健民接了這張單子到手以後，就按照着上面所開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何處來，何處去……等等空欄裏，一一照他們預定的假姓名，假事由分別填寫上去。同時更在那眷屬欄下聚精會神地很高興的註了個“二”字。才順手遞把茶房。

茶房把那旅客單拿接在手內看了一看，回頭



又對着那立在旁邊的影華，狠狠的打量一回，才笑笑的問着健民：

“這位是你先生的太太嗎？什麼氏？幾歲？”

“填也填好了，還要什麼氏，什麼幾歲，什麼太太！太太！誰是什麼太太！”影華白嫩的雙頰，已經給那茶房一聲太太問的火熱起來，燃烘烘的燒起了一陣緋紅。心裏很不耐煩的這樣對那茶房搶白。

“你太太不知道，現在警察局和司令部裏，一夜幾次的對於旅館裏清查才叫是比什麼還要嚴緊呢，現在不寫清楚，夜裏清查起來，那不是更加要麻煩嗎？……”

“那樣不清楚還要怎樣才清楚？”她不等茶房說完又這樣的搶白。

“……你老那裏知道，昨天夜裏隔壁的店裏，因為沒有把客人的事由寫清楚，到了夜裏營理的官長來查旅館時，因為簿子上寫的和客人說的不對，就連老板和客人都一道帶了到管裏去。老板扛

了一頓板子，罰了一百元大洋不去管他，可憐那位客人因為營裏說他是革命黨，把他送到了司令部裏，那天就受了一頓大刑，現在還不知是死是活咧。……”

“……好，不要多說吧，我替你填清楚好了。

健民惟恐鬧出事來，便在茶房的手內取回旅客票來，同時止住他不要說話。

“……我們開店的人總願客家無事，大家好出好進，你們初到此地，不知此地的情形，我們當然是要告訴你們，省得出了事來，大家都不安靜。倘然官家不緊，誰又願意多討客家的麻煩呢？”茶房並不聽他的阻止，依舊這樣說了下去。

“這當然是你們應該問清楚的，你們開店的住了客人望客人平安無事，我們出門做生意的人誰又願意有事呢？”健民這樣說着，同時已在那眷屬欄下，加填了“妻張氏，年二十歲”幾個字。

“如今這樣昏昏世界，總是以無事為高，一下

子出起事來，吃了虧，是有冤無處伸的。”茶房接過了條子，再看了一遍，還這樣咕噥着出去。

“你的性子未免太暴躁了，假使一下子露出馬腳來，不是很糟糕嗎？”健民等茶房去後，才關好了房門笑笑地望了那還噙着嘴坐在沙發上還有幾分餘怒未消的影華說。

“你看他問的是多麼討厭的話？”影華仍舊鼓着嘴看了健民一看，臉上還留着餘羞未退的殘紅，微笑的這樣說着。她那嫵媚的形容，不知給了那正枯燥的健民的神經以多大陶醉的刺激。

“他又那裏知道你是祇冒了虛名兒，不求實際收獲的眷屬呢？假使他真個知道了我們是假鴛鴦的話，那我們還可以望安安穩穩的任此地住着嗎？”他說時把一雙眼波望了影華微笑——很狎昵地微笑着。“其實有什麼討厭不討厭，太太也叫過了，妻的名分也在旅客單上填着了，名正言順，就討厭又有什麼用？”

“誰同你說這些亂話，我是來同你工作，不是來和你說亂話的。”她立刻把臉沉下來了。

本然，活潑天真的影華，和同志們說笑話，在過去是很平凡的事，這次突然地這樣的莊重起來，倒出了健民的意外。但是，他雖然給她這樣一頓的搶白，感覺着異常的掃興，可是他總當她是對茶房的餘怒未息，所以仍舊涎了臉的斜睨了她說：

“你不是常常罵着人家的封建頭腦打不破，怎麼現在自己一下子也道學起來了？現在浩如又不右跟前，難道你還怕誰來吃醋嗎？”他的態度更加輕薄了。

“封建思想不是同蔥花薑米一樣，可以什麼口味裏都加得進去的。浩如雖然死了，他的精神和靈魂還永遠存在着咧。”

憤憤的顏色在她的臉上籠罩着，她真個發怒了。

“我不過是信口說一句笑話罷了，你又何必這

樣的生氣？我們說笑，也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他懶的說着，很沒趣地也在牀上坐下了。室內的空氣，頓時很緊張的沉寂下來。

在這暫時的靜默中，影華又想到自己過去本然愛和同志們說笑話的，如今驟然地這樣對付健民，未免太過火了。假使因此引起了彼此的意見來，妨礙了工作的前途，那豈不是更不上算嗎？所以她又不能不忍下了剛才的侮辱，很勉強的笑着去俯就健民。

“你看你們男子有沒有一個好人？常常都是這樣涎皮滑臉的，怪不得女同志們不願意同你來工作。你看討了人家的便宜不算數，還要把面孔扳起來，難道要想我再替你賠個不是來貼水嗎？真是難為情也不怕。”她說時對他嫣然的一笑——咽着很深沉的悲哀強裝出來的一笑。室內緊張的空氣，也在她的一笑下鬆緩了下來。

“你自己發脾氣，還說我呢。祇要你不要我賠

不是就好了，我還敢對你生氣嗎？”

二人在相顧一笑之後，適間的事，又同輕烟般的飛掠而散了。

## 七

眷屬的魔力畢竟不錯，那天的夜裏，雖然在一夜中，旅館裏就經過了三次的清查，當場還捕去了幾個給那般如狼似虎的查店的軍閥爪牙們，認為有革命黨嫌疑的旅客，送到司令部去，饒倖點的吃了一頓不知其罪的見面板子跛了腳走着回來，運氣不好的竟然在司令部拘押着，到第二日的早晨還不會釋放。

但是，這真正革命黨的健民因為有一個冒着虛名兒，同牀各蓋被的影華作假眷屬的原故，竟能在這樣嚴緊的局勢下，雖然一夜晚受了三次的搜查，都祇是略略的看了一回，隨便盤查了幾句話

就算完事，不但不曾把那在傍晚時就由影華貼身緊縛着的密件破壞，就是行李也沒有受着什麼嚴密的搜索。

他們戰戰兢兢的在K地過了嚴重的一宿，第二天的清晨，便同逃出虎口般的，搬了行李上火車站去。

影華傍了那驟然莊重沉默起來的健民，在向J府開去的火車上坐着，昨夜晚從就枕起一夜中的情形，和今早上健民和她的那一段談話，都一一地在她那沉靜的心湖中，同微波般蕩漾起來。

她想着當那就枕時心房悸動的情形，雖然在當時把那浩如慘死的沉重哀傷搬來，把那當前突起的生理上的壓迫暫時的壓平了下去，但在那一夜中，她那平靜的心房裏，總起了許多不可思議的神祕的，無法抑制的騷動。尤其是在那受檢查時，被此僅穿着寢裝——富有誘惑性的寢裝下牀來的時候。她在那種半裸體的，含有很濃厚的肉的刺激

的狀態中，內心裏真感受着很幽深的劇烈的騷亂。

她雖然自從浩如死後，總不曾很安靜的睡過一夜，但在過去還祇是由於內心裏的哀傷，驅除了那付人清夢的睡魔；昨天的夜裏，却另外有一種力，——神祕到不可思議的力牽掣着，使她不能入寐。本然，純潔天真的她，除了浩如以外，從不曾和第二個男子同榻過。像這樣破題兒第一遭的與男子同牀異被的生活，在那樣強烈的性的吸引中，當然免不了要感到一種不能制抑的苦悶。

固然，她在心旌搖曳的當時，也曾那樣地自己警惕着。

——你自己要明白，你親愛的浩如的屍骨還未曾寒，你對他的誓言，更是由你衷心裏自動發洩出來，並沒誰勉強過你分毫；你現在來此的動機，也是爲着要替他報他的深仇，假使你竟然忍受不了這生理的壓迫發生了什麼問題，你還成一個有堅強意志的人，還想替浩如報仇，還配當一個健



全的命革者，還有臉見你抱着他慘死的屍體發誓的浩如於地下嗎？

她當時這樣的想着，雖然把那種包圍了她四週可以有引她踏足進罪惡之場的媒介的誘惑力，勉強的鎮伏着，把迷亂的心情暫時穩定下來。但是已受着長時期性的苦悶的她，處在這異性電熱的包圍中，雖然強自矜持，也不過制伏了那有形的墮落，又怎能禁得了那內心裏的搖動？

最初，她因為惶懼着那一夜中當前間不容髮的罪惡的演成，對於她那同牀異被有促成這樣罪惡成功的絕對可能性的健民，總是懷着惴惴的危懼。她真料不到在被她搶白了以後的健民，竟突然的莊重，——在過去不會有過的莊重起來，從就寢以至於天明，當中雖有很多誘惑的機會——尤其是那檢查時半裸體的肉的刺激下。但是，他在這樣的環境中，不特不會有過半句兒戲言，就連那稍不正當的目光，也不會向她的身體上輕掠過，始

終保持着他那莊嚴而又和霽的態度，以至於現在。同時，她在他這樣的態度中，也并覺不出他有半星兒勉強做作，或含了分毫賭氣的意味。

一夜——很嚴肅的一夜悠悠的過去了。在起牀時，她對於昨天的事，自己總覺得還有點過意不去，雖不會覺出健民有什麼賭氣的神色，但對於他這樣突變的——過去從不會有過的靜肅的態度，總危懼着因此引出彼此間的隔閡，使工作的前途，發生了窒礙。所以便反轉去對他親近。

“你昨天還說我是老道學，怎麼今天你自己也裝起正人君子的面具來。難道昨天的氣還不曾散去嗎？”

她真料不到健民當時會答出那樣的話來。

“這又是你的多心大了，我有什麼不散的氣？”

他表示很誠懇的親切的態度笑笑地說。“我也不是裝什麼道學，不過我昨天冒冒失失的說了那幾句話，過後細想起來，終覺着是不應該的。我們雖然

過去在浩如生時，就說笑慣了，但是現在我們既負了很重要的使命來工作，就是兢兢業業的，把全付精神都貫注到工作去還恐有失，那裏還可以把寶貴的時光，消耗到不相干的說笑上去。並且說笑是很容易忘形的，人到忘形了的時節，什麼隱祕的事情，都會順口說了出來，對於工作前途，是伏着很大的危機，可以使我們的工作，受得很大的失敗的。何況浩如死了，你因為要替他報仇才同了我前來，他也是我的同志，同學，並且還是同鄉，假使我在這樣的情狀中，竟對你調笑起來，雖然是出於無心，又怎樣對得住死友呢？老實說，我對於你昨天的話，不但是感不到絲毫不快活，並且認為是對於我很對症的良藥，我很希望你能常常作我的一個畏友的。”

.....

影華想着這一段過去的情形和談話的時節，對於和自己貼身坐着的健民，不但是不再和過去

一樣的輕蔑，心裏簡直十二分的敬愛交集，不知要怎樣才能表示出她對他敬愛的熱情來。健民在她的心房中又換了一個簇新的模型——使她又敬又愛的模型，深深的嵌放着，過去一切不好的觀念，都給這新的印像湮滅了去。火車的輪聲，在她這默默回憶中奏着很合拍的音樂，一程程的歌韻着把他們由K埠送到J府時，影華除了靜靜地這對過去的回溯外，和健民並不會開口說過半句話兒。這固然是影華沉迷在過去回憶的話中，同時，他們在這黯探密佈的車廂裏，恐怕開口失言，再踏那不久以前，兩位做祕密工作的同志，在這條鐵路的火車上，失口叫了一聲同志送了性命的覆轍，也是個很大的原故。

## 八

距離軍事區域較遠的J府，戒備雖然比較懈

弛，但是有心病的影華和健民，依舊是提心吊膽地不敢亂說一句話，亂走一步路，惟恐鬧出岔子來斷送了性命。

他們在J府僅僅的住了一宿，第二日便僱了兩乘山轎，向着C軍的防地前進。生長在那水行輪，陸行車，交通便利之地的影華，從來還不曾領略過這登山越嶺，把人的肩頭當腳走的乘轎旅行。現在驟然地過着這“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的生活時，實在另感着一種特有的風味。

他們在途中一共走了三日，還坐了半天的民船，才達到那C軍的駐防地，在一家較大而又比較清潔的旅館裏住下

填寫旅客單，是進店的第一件工作，那是影華在這四五日中早就看熟了的。在過去幾日的當中，她對於這樁事情，都是由健民一個人去處分，自己從來不曾過問過一次。那天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會對於這件事特別地關心起來，健民把

那張單子填好，剛要交把茶房的時節，她就在他的手內先取了過來把目光很仔細地一欄欄的看了一遍。她看着那上面依舊是和過去一樣的填寫着，祇不過把那“史吉人”的假名，更正爲“石健民”，“妻張氏”三個字更正爲“妻江氏”。她看了以後心裏不覺的怔了一怔。

——這裏不是C軍的防地嗎？既然到了C軍的防地，當然不再有什麼危險，爲什麼還要這樣的寫着呢？

她這樣的想着，心裏很有幾分不大謂然。但是，她也並不會露出什麼聲色來，依舊同沒事人一般的，把那張填好的旅客單，遞給茶房拿了出去。

“現在不是到了C軍的防地嗎？”影華等茶房走出去了以後，才笑笑的用很和藹的態度問着健民。當時健民在她這一問之下，心裏老早就明白了她的用意。但是，他仍舊是故爲不解的說：

“是的，這就是C軍的防地，連C軍司令部也

駐在此地啊。”

“這裏既然是C軍的防地，我們當然不會再有危險，爲什麼你在那旅客單上，還那樣的填寫着呢？”她說時用着一種很委婉，很柔和，惟恐引起健民絲毫誤會的口調。

“我本然老早就想着要改正的。不過我們初到此地，還不曾獲到C軍的真實態度，同時這樣的祕密，除了C軍長和幾個重要親信的人，旁的人當然不會知道，他們現在既然還高掛着五色大旗，他部下的官兵，對於革命黨員，不用說還是取着敵視的態度。假使我們現在就把真面目露了出來；一下子給那些查旅館的不知內容的官兵們鬧穿出來，現在時機還未成熟，他們處在這樣四面包圍之中，那裏又敢擔了個通敵的罪名來保全我們，那不是使得他就像動也不敢動了嗎？”

影華聽了他的話，也似乎很有相當的理由，悶悶的想了一想，才望着他說：

“照你以為要怎樣呢？”

“我想了又想，以為還是把我們的真面目暫時隱諱起來，且待今天夜裏去見了他以後，祇要他有了確切的表示，我們立刻就可以恢復原狀的。這完全是很想把這工作做得很週到的原故，并沒有一點別的意思。”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祇要對於工作有利，我是一點什麼成見都沒有的，你認為應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

影華因為健民言之成理！心裏也就釋然了。

在他們這談話以後，影華已把那封貼肉保存着的祕函取了出來，重新折疊好，另外套上一個封筒交給健民把封面寫好了以後，又叫茶房去雇了一頂比較堂皇一點的轎子來，健民才坐了到C軍令部去。

## 九



旗幟在軍閥的眼中，不過是幾幅有色布的組合物，五色旗也好，青天白日旗也好，祇要於他們自己有利，掛掛總無妨的。那時革命軍雖然還不曾踏足到G地，但同破竹般的聲勢，已經可以使得五省大軍閥下面的那許多將軍們談虎色變。知機善變的C軍長，雖然不知革命是什麼一回事，但是爲他自身的權位計，對於這聲威赫赫的革命軍，當然是要預爲聯絡，準備在那五省大軍閥倒台的時節，換上一面青天白日的旗幟，不但是可以保全他固有的勢力，同時更有加官進爵之望，這實在是他陞官發財的千載一時的機會。所以他對於這次由革命軍遠道派來的石健民，便不能不“極優渥之能事”地以上賓之禮相待，同時在健民之前，對於他口中所謂同湯武革命般吊民伐罪的革命軍推崇到無可比擬的極度。

C軍長對於健民的謙恭崇敬，真是無以復加。

他和他見面了以後，知道他已經住了旅館，就立刻派兩個副官連夜去將健民的行李，搬到特備了待遇上賓的招待所來。又派了四個馬弁，四名轎夫前去侍候。

健民同他談了很久的話辭出來回到店裏的時節，店主東已換了一付很恭敬而又帶有幾分詭媚氣的態度對他說：

“大人的行李和太太都由司令部裏派來的老爺們搬到招待所去。店賬也已經算過了，剛才不知道是貴人，真是待慢得很。”

健民聽了店主東的話，又想起自己進店時說是做生意人，及現在有了司令部來搬行李時，老板對他前倨後恭的情形，心裏覺得異常的舒暢快活，似乎身幹都長高了幾寸。立刻就回身出來，坐上轎到招待所去。店主很恭敬的把他送出了店門，還告誡了轎夫幾句當心留意的話，望着轎子去遠了，才戰戰兢兢的退了回去。在這種情勢之下，真使那坐

在轎子裏拿轎夫的肩頭當腳走的健民，說不出的好受。

他到得招待所來，還不會對影華說完見C軍長談判的情形，馬弁就進來報告他說：

“軍長回拜來了。”

健民剛祇迎了出去的時節，C軍長早已由一羣雄糾糾的馬弁，打着馬燈，簇擁着進來。一見了健民，就拱手道歉說：

“屈駕得很，屈駕得很，不成一個住的地方。”

同時，他又望了那立在健民旁邊的影華說。“這位就是尊夫人嗎？”

“……………”

“是的，我們是一道出來做工作的。”健民不待影華有開口的機會便搶着這樣的說，同時又指了C軍長望着影華。“這就C軍長。”

“……………”影華真想不到健民會突然地對C軍長答應出這樣一句話來，眼睛裏一陣昏黑，幾

乎要昏跌了下去。

——怎麼他會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他究竟把我當作什麼樣的人，對我搗着什麼鬼呢？

她本想立刻提出否認來，但是，她又恐彼此間的裂痕給C軍長看出，妨礙了工作，祇得勉強吞咽了下去。當時C軍長聽了健民的話，雖然極口稱讚着：“尊夫人一個女流都能出來參加革命，真是難得。”同着他們還說了許多客氣話，和討論了許多聯絡的方法，她都祇昏昏沉沉地，一句話也不會聽進耳朵裏去。一直到C軍長告辭，她也祇顛巍巍的勉強立一立起身來，連送客出門的力氣都沒有了。

“……………”

“石同志，我們過去因為工作上的利益計，雖然冒了一個眷屬的虛名，但是這樣的行為，是很光明很坦白；不應該有絲毫不正當的念頭攙雜在裏面。就是我們這種為革命的利益，不得已而取的策略，也是隨着當前困難的消滅而失效的。怎麼今天你

會對C軍長說出那樣的話來，我真不解你是什麼用意？”她在健民送了C軍長回來的時節，便這樣很憤憤地對他質問着，滿面浮泛着離K埠後，不曾有過的怒容。

健民早已料到她的這一着了。有成竹在胸的他，當然同沒事人一般的，一點也不着慌的說：

“一個人無論遇着什麼事情，總是要從多方面着想才行，那裏好憑一時的理想，就把當前的環境都不顧了呢？……”

“什麼當前的環境？在過去因為有途中的危險，不能不採那種手段把我們自己掩護着，如今已經到了安全地帶，那樣的策略，還有什麼成在的必要？”她不等健民說完，就這樣更憤懣地對他質問。額上豆大的汗珠，也一顆顆地同雨點般冒了出來，連手足都冰冷了。健民對於她這樣的情形，依舊同不曾看見般的，態度照常的從容。

“我們要知道，軍閥們的口中，儘管革命，但是

他們的腦海裏，總是給封建思想充實着。他們都是以耳待目的人，對於現在的革命軍，已經不知給那般造謠中傷的反動派，說的光怪陸離，其中最使他們惴惴不安的，尤其是他們那少見多怪的女同志問題……”

“女同志問題又怎麼，我們有什麼可以給他們說的？”影華很不服氣的說。

“你還說沒什麼給他們說呢，就是今天我會見C軍長時，一見面還不到三句話，他就把這個女同志的問題提出來說，我看着他那種腐化的情形，爲革命的前途，和工作的便利計，便不能不顧及當前的環境，把我們的策略作暫時的延長。我本然在回來的時節就要同你說明，偏偏還不曾說及，C軍長就來了。不過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擔保說，我完全是在爲革命的利益作想，什麼用意都沒有的。”

“我們在路上是沒有辦法，不能不同起同臥地希圖遮蔽敵人的眼目，如今到了此地，我們隔室分

居起來，還有什麼話好給誰說？”

“如今的人，祇要安心造謠，平地裏都可以湧出波濤來，何況我們以一對青年男女，已有了途中旅行的一段事實。儘管我們心地怎樣的純潔，已經夠他們造謠的資料了。我們要知道，這般腐敗軍閥，是不能夠用革命的眼光去看他們的。”

“……”

“老實說：我這個人的心地是很光明很坦白的，在過去你或許還不十分明瞭，但是在最近這幾日中，你總應該相當的了解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吧？總之，什麼事日後自然明白，我祇要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對得住已死的浩如就好了。”他說時，態度非常的懇摯，眼圈也紅紅地，好像真有什麼沉重的悲哀壓塞在心頭一般的，拿了手巾去揩眼淚。

“我也不是說你有什麼不正當的意思存在着，祇要你對得住浩如，那我還什麼說的呢？我現在也沒什麼希求，祇要能報得了浩如的深仇，留得了我

這個清白的身體到地下去見浩如，就心滿意足了。”她說時，一陣澈骨的哀傷，把她的熱淚同泉水般湧出。把臉埋藏在手巾裏抽咽。

.....

馬弁進門來整理牀鋪來了，健民就叫他把自己的被褥在對面的炕上鋪起來。影華在這樣情形之下，對於健民的一切懷疑，又豁然地冰釋了去。

## +

——是神經麻痺嗎？或者是淚泉枯竭了呢？

影華自己也不相信，怎麼和健民在招待住了半月以後，舊日那一天要頌讀幾次，每次觸到眼簾，就會把那辛酸的痛淚，引得同泉水般傾瀉出來的浩如遺書，如今不但是多日不曾去展讀它，就是偶然間把它送上眼簾，也失了它固有的刺激性，不能再在那已涸了的淚泉中擠出半星兒淚珠出來？她



自己真不知道是甚麼原故，竟然會把對浩如沉痛的哀傷，給一種神祕的苦悶驅除罄盡。

她更不相信，那從K埠出發後，對她就不苟言笑，及至到了招待所更加倍的拘謹起來的健民，會有那麼大的魔力。他的影子，竟然會在自己的腦幕上一天天的濃厚起來，把那過去濃繪在腦幕上的浩如的影子，掩蓋到由清淡以至於消滅。

——浩如的深情不值得紀念嗎？浩如的慘狀不值得哀傷嗎？浩如的人格不比健民值得敬愛嗎？

——不，這樣都不是的。” 她實在不知道健民究竟有什麼神祕的潛勢力，竟然會把浩如的影子在她的腦幕上潛移默化的暗中偷換。

她雖有時也想起浩如來，想起浩如對她的濃情密意，和慘死的狀況來，覺得自己對於他是要深深紀念着，對於他以外的任何男人，不應該有什麼旁的念頭，尤其對他深映在腦幕上的影子，應該加意保存，不使給任何男性取而代之。但是，這樣

的念頭，不過是一時間的幻覺，祇要經過那偶然感動一剎那，那健民的新影子又會在她腦幕上活躍着把那浩如的舊影像湮滅了去。

他倆雖然自從到招待所以後，就分牀各臥的住着，當中還空着很闊的距離，但是影華每夜晚在上牀以後，好像這當中有一種富有吸性的力，把他們吸引着般的，似乎非把他們吸成兩位一體不可的一樣。就是她的聽覺，也特別的敏銳起來，一夜中健民牀上哪怕是很細微的聲響，都可以很清晰地侵入她的耳膜，使她的心裏感到不可抑止的騷動不寧。

她曾經在健民出外以後，怔怔的望了健民的牀上發出了很多奇異的幻潮；有時她更忍不住要偷偷的倒在他的牀上抱了他的枕頭或被褥，狂嗅那異性殘餘的汗或肉的香味，潤一潤她枯燥心的房。她雖然也覺得這是一種污濁可恥的罪惡，但是，她無論如何，是壓制不了她那強烈的性的波浪

與衝激。

性慾熾熱的她，在招待所住了那半個多月的時期，完全給健民的潛勢軟化了。雖然她在初遷至招待所時，對於健民懷着很深沉的不滿意，和很嚴重的戒備，但她終於在健民這半月中莊重而又殷勤的態度下，漸漸的忘了他一切的過去。

他們在C軍防地裏這半個多月中，革命軍勝利的消息，已經同雪片般的在軍閥潰敗的戰報中反映得來，他們也奉到密函，催促C軍響應，火速會師N城向X城前進。

天氣是那樣的燠熱，影華在這軍事緊急的時期，突然發起很厲害的瘧疾來，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健民自影華患病以後，雖然連影華的工作都一致在自己的肩頭上負擔起來，但是他對於影華的疾病也同工作一樣，甚或比工作還加倍的重視，煎湯熬藥，都惟恐馬弁們不週到，事事要忙裏偷閑

地自己親身下駕。

當影華病重的那兩日，他簡直不會有一夜睡覺，沒日沒夜的除了辦公而外，都在影華的牀邊守候。富有感情的影華，在這客中患病的時間，突然獲得健民這樣的溫存，那裏還有不感入心脾，把他的影子，擺在心房深處，很牢固的嵌印着呢？

健民也許是勞倦極了的原故吧？在一天的夜裡，影華熱退了醒來，就見着健民坐在牀沿上，傾倒了半截身子在她的身旁睡着。影華知道他是倦頓極了，不肯去驚動他，便把自己蓋的那條夾被挪開去給他覆着，同時又推了自己的枕頭，想輕輕的把他的頭抬起來給他枕上。

“你要什麼嗎？我怎麼一下子就睡着了？你的身體現在怎麼樣啊？”健民在她那一動之下，似乎同夢中驚醒了一樣的，故意要撐起身來，但給影華一按，又依然軟軟的睡了下去。

“我什麼也不要，你就靜靜的休息一忽吧，我

的身體好得多了，”影華止住了健民，又微微的嘆口氣說。“哎！健民，現在我們也不必再顧那些無所謂的形迹吧，你的心地和人格，我在這將近一個月中已經看的很明白了，我過去真不知你是這樣一個誠摯的好人，有時才不免誤會了你呵。”

她很誠懇地說着，已經把半個枕頭塞在健民的頭下，健民也輕輕的把那吊在牀下的一雙腳抬了上來，同她在一條被裏覆着。

“哎！影華，祇要你能了解我的爲人，就死我也值得了呵。”健民雖然和影華在一條被下覆着，仍舊勉強想保持着他那莊嚴的神色。但是，彼此間濃烈的電熱，終於把他們吸着愈擠愈近的貼合攏來，影華一雙細膩火熱的手，也在健民的臉上撫摩着，當他的面龐，同影華燒熱得同火一般的面頰貼近時，影華那兩片除了浩如，不曾給第二個男性蹂躪過的紅唇，也不知不覺地和他作了緊密的結合。

## 十一

病了六日的影華，現在已經漸漸的痊愈了。革命軍逼進N城的消息，在她的病中就已傳來，過去坐觀風色的C軍，已高掛出青天白日的大旗，健民和影華此行的目的，總算獲到完滿的成功了。所以他們在C軍換了旗幟以後，便準備着要到N城前敵去報告他們接洽的經過，同時請示工作的進行。那時影華的身體，雖然還不會十分的復元，但旅行起來已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妨礙。

影華在這臥病的幾日中，不知不覺地已把自己整個的靈魂在健民沉醉的愛熱中消溶。雖然還有過去浩如創痛的殘痕掣制着她不可抑止的心情，使她不敢驟然同健民作進一步的結合，但是她自從那夜和健民并枕同衾以來，他們在這幾日中都不曾分牀睡過一夕，她那寶貴的，認為除浩如以

外，不許任何第二個男性接近的軀體，已經在健民熱烈的擁抱中，失去了過去的聖潔，就是她整個的心房中，也給健民盤據着，漸漸奪去那舊日慘死的浩如的位置。此時的影華，無論肉體或靈魂，都不能說是還為浩如所有了。

他們雖然彼此都仍舊強裝着那付莊嚴的假面目，同時更因為影華在病中的原故，健民不能對她作進一步的要求，暫時使他們沈淪的實現，延長了相當的時日，但是影華搖動的心情，已經不能再用過去辛酸的舊事，把當前的苦悶制抑了下去。

在他們決定出發N城的前一日，影華在傍晚時健民到C軍司令部去後，整理一會文件，便一個人悶呆呆的在那沙發上靠着，幾日來病中經過的一切，都一一地在心房中突湧起來，激蕩着她那迷亂的心絃。

——怎麼我就一下子會不能制止我生理的壓迫，使我沉靜的心情，紛亂到了這樣一步？難道我

真的就這樣沈淪下去了嗎？……

——這是不可以的，假使我竟然這樣的淪落，不但是死後無面目去見那慘死的浩如，就是回到N城，也沒臉去見那許多男女同志，我不是曾經高唱過，“革命者是要以熱烈的革命情緒，抑制那生理上的壓迫”的嗎？

——不能，我無論如何不能這樣的淪落，無論是對於已死浩如，或現在的同志。

——我應該要鎮定我固有的心情，一鼓作氣地走上爲浩如報仇，努力於革命工作的道路。我不但不該在肉的誘惑下沈淪，並且要鼓着勇氣和那可以把我牽引着踏進罪惡之場的健民，隔離開去。不應該因一時肉體上的壓迫，造成精神上不可磨滅的隱痛。

她這樣的想着，但那幾夜中同健民溫暖的柔情，又在她腦幕中同電火的瞥了一瞥。

——我真有和健民脫離的勇氣嗎？我脫離了



健民，就能夠恢復我固有的心情，毫無牽掛地，走上我為浩如報仇的道路嗎？我就是和健民脫離了，我的身體，我的靈魂，還能夠同過去一樣的清潔，可以如我所期許的還諸浩如於地下而無愧嗎？

——健民雖然還不曾同我有過什麼別的事實，但是自從那夜晚我們同牀以來，他就不會回到自己的牀上去過，我既然因為一時間的感情，自動的許他睡上牀來，現在我又用什麼話去拒絕他，使他不同我接近呢？我們雖然不曾……，但也不過是僅止於不曾……罷了，在這幾日中，我身體的全部，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自信是純潔的呢？除了那……的一部份。

她嘴唇上殘餘着的健民出門時親吻的電熱，又很強烈地激起她跳蕩的心絃。

——罷了，罷了，我就立刻和健民隔離，我也不能保全我的清白，我離了健民，也不見得能穩定我革命的心情，浩如的話已經說完了，“肉的壓迫，

不是靈的理智和情感鎮伏得了的”。如今我祇好憑我的心力，去盡力完成他未了的工作，盡力圖報他慘死的深仇，當前的一切事實，祇好聽憑它演進到那一步算那一步，我也無法挽救這逼人而來的厄運。就是到了山窮水盡，不能不踏入沈淪的陷阱時，我也祇好聽其自然。我想，知我慘死的浩如，也許會給我相當的原諒吧？

此時的影華，在性的苦悶中，已經完全變成一個肉的征服者，不再有和強烈的性的壓迫決鬥的勇氣了。

## 十 二

健民由C軍司令部回來時，已經是深夜十一時了。他一進門看着那悶呆呆的在沙發上沉思着的影華，便很親切地笑笑的對她說：

“你還沒有睡嗎？”他說時，也到沙發上和影

華並肩坐下，一隻手搭在她的肩頭上去。

“我因為收拾那些文件，一直到現在才整理完畢，想等你回來問一問同C軍長接洽的情形，所以還不會去睡。”

“C軍的一切都接洽好了，他們的先頭部隊明天就可以出發，依照着總部指定的路線前進，C軍長本人，最遲在一禮拜內，也就動身了。”

“那麼我們是不是決定明天先離開此地呢？”

“是的，轎子和護送的軍隊，司令部都預備好了，明天一定要動身的。”他說時更緊的把她摟抱着。“影華，明天一早就要出發了，你的病體才好，我們還是早點休息去吧。”

影華在他這一抱之下，全身的血液都緊張起來，性的烈火，幾乎燒燬了她的心房。她嫋嫋的站了起來，一雙腳不由自主地由健民扶掖着走到自己的牀前。

健民幫助着影華脫去了外衣以後，自己也解

去了衣服，鑽進那噴着醉人香氣的影華的薄被中睡下。

“健民，你……” 健民的手觸到幾日來不曾觸到的影華的某一部份時，她全身都震顫起來，一隻手很機械的握住了健民的手說。心裏的血液幾乎凝結了，全身筋骨都縮緊起來。

“影華，難道你今天還忍心拒却我嗎？我們的熱情，恐怕不止到今天才達到這樣的程度吧？”他的手雖停止了動作，但是仍舊不曾移動了剛才的部位。

“你……你……你的熱情，我……我……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我怕死了沒臉去見浩如。”她的聲音更加急促，她的眼淚也熱烘烘的滴在健民的手腕上。

“影華，提起浩如來呢，我也不應該向你有這樣的動作，但是我的愛熱驅逼着我不能不有這樣的要求，我也是沒法啊。影華，你原諒我吧，我整

僵的心靈都在你的身上消溶了。影華——”他把那隻壓在影華身下不會給她握住的手彎了過來，更緊的把她摟抱着，兩人的身體緊貼的快要化爲一人了。

“健……健……民，你原諒我吧，我……我……我不能答應你的。”

“影華，不到三日到了N城我們說不定就要分離了。我離去了你不能再有革命的心情，你離開了我也不見得會有人生的樂趣，鼓得起你革命的熱情來吧。”

“噯！……”影華微微的嘆息一聲，眼淚同斷珠般滴出，薄薄的寢衣，已經給熱汗滲溼透了。

“影華，我們的愛熱已經到了成熟的時期，你現在就同我分離，也不見得還可以說是美玉無瑕，祇要能鼓得起我們的心情，又何妨彼此覓到個相當的慰藉，興奮起我們革命的熱情呢？你要爲浩如報仇，沒有熱烈的革命感情，也是難得望成功

的。”

“……” 影華雖然還是一言不發，但是他的話，已把她的心情激動了。

“影華，你是個革命的女子，當然不會還在封建思想下震懾着。祇要你能夠解除你生理上的壓迫，提高你革命的熱情，努力去報了浩如的深仇，你雖然另和我有了結合，死了的浩如也一定會原諒你的呵。”

“嚶！健民，我真料不到我會有今天的沈淪呵。” 她的心已給健民說動，她那隻握住健民的手，也軟軟的放鬆起來。不過口裏仍舊叮囑着健民。“健民，你可不要忘記同我合力報浩如的深仇，我雖然跟你，但我先說明，我仍不能忘却死了的浩如呢！” 她說時淚珠如泉水般的湧了出來。

“你放心，我一定不負你，不負浩如，一定要把我的生命血肉去對浩如贖我對他的罪愆，同時我是絕對不強制你因愛我而忘了浩如的。”

健民說這話的時節，影華已經在他的身下緊壓着，在這醉入心臟的一剎那中，影華純潔的貞操，又再度遭了健民的蹂躪。

### 十 三

影華和健民到N城的時節，革命軍不但是攻下了敵軍死守半月的城池，連那鎮守N城的軍閥，也被俘獲着，綑綁在十字街頭，聽候那過去在他們蹂躪下的民衆們，加以公判了。

他們到N城報告了在C軍接洽的經過以後，健民便被委在E軍P師當政治部主任，C軍黨代表的職務，另委了一個資格較老，從前在健民的家鄉作過黨的工作，同反動份子奮鬥有名的徐玉屏。影華因為和健民已經發生了那樣的關係，也委任在P政治部女宣傳隊長的職務。

C軍黨代表的一席：本然是健民認為口內之

食，不許任何人去染指着的。如今驟然地給了徐玉屏，他心裏當然是憤憤不平，雖說他素來對於一切事情都是在肚皮裏作工夫，形色上一點也不露出來，但是這一回的事件他終於按捺不住，不能不發出幾句由衷心裏瀉出的牢騷話。所以他在命令發表的那日，便很憤懣的對影華說：

“我們辛辛苦苦地冒了很大的危險，好不容易才把C軍接洽妥協，如今倒使那不費吹灰之力的徐玉屏去坐享其成，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革命本是來犧牲的，祇要我的工作能夠完滿成功，權位是不值得去計較的，誰要做，誰就做去好了，何況徐玉屏也是很努力的同志。”影華對於他那樣熱中權位的情形，心裏很不謂然。但是她總以為這是他當一時的憤激偶然發出來的牢騷，不見得他真果就醉心利祿到那樣的一步，所以她心裏雖是不大滿意，却不曾有絲毫輕藐他的意思。

健民對於影華的話，雖也感着很大的不痛快



——尤其她稱贊徐玉屏，但因為找不到什麼相當的話去向她反駁，也祇好把所有的憤慨都強咽着，依然到P師去就那政治部主任的職務。

其實健民雖號稱參加革命有一個多年頭，可是他在過去並沒有什麼工作的成績，嚴格點說，恐怕對於革命的主義，也還不見得有深澈的研究，他對於革命的唯一勳勞，不過是這次接洽C軍的一回事。所以他雖然在奉了命令的當時，那樣的憤憤不平，但在他過後仔細思想起來，能夠得了一個現在的位置，也不能不說是機會造成了，還懷什麼奢望？

影華自到了N城以後，她和健民那段經過情形，老早在健民宣傳之下，鬧得盡人皆知，舊日敬愛她的同志們，對她已換了一付輕侮的神情，嗤議着她是調子儘管唱得高，結果還是爛泥佛一座，見水就要消溶的，所以大家對於她已不復似從前的重視和親切。她雖然是一個很要強，很不能忍受人

們半句閒話的人，但是，有當前的事實證明着，除了吞聲忍受而外，又有什麼辦法？

她在這同志們嚴酷的冷眼尖刻的批評之下，除了望健民的安慰以外，便祇好低了頭努力着自己的工作。健民雖然負了個政治部主任的職責，但是P政治部的一切工作，他都是不大去過問着的。他份內的工作，大都交給影華去替他包辦。影華雖然知道他是門外漢，不辭勞瘁地把他的責任負起來，但是一舉一動都不能不防備着引起部中同志們的誤會，因為她是他“妻”的原故。

她最痛苦的，尤其是正當那聚精會神地工作的時節，健民忽然地跑了來把她叫了到房裏去作一些不相干的麻纏，甚或逼着她陪他出去游玩。有時她因為工作緊張了，不會滿足他的要求，或不能達到他的願望時，還會引起他那無理由的憤怒。所以影華近來對於他的一切，都唯命是聽，不敢有些須的違拗。雖然她有時也感到為什麼會同他生了

關係，以後便會這樣的喪了一切自由，心裏微感着相當的不快意。

但是，她始終是原諒着他，她覺得那樣的行爲，都是因爲愛極了才會有的表現，所以她不但不會對他半點兒的不滿意來，還更加幾倍的恭順服從，惟恐引起他絲毫的誤會。雖然她每次在健民麻纏了以後，或和健民到外面去了歸來，會聽到同志們許多很冷刻尖酸令人難於忍受的諷刺話。

她真不知是什麼原故，近來不但是不敢再同健民提起爲浩如報仇的事情，就是那浩如兩個字，在健民的跟前，也同有什麼東西塞在口內一樣地，不會敢輕易提及過。

他們在N城駐了半個月以後，她覺得現在健民，已經又換了另一個人，不是從前那未發生肉體關係以前的他了。

## 十四

革命軍在N城駐了半個多月，但因等着各路會師的原故，暫時不會前進。所以敵人還可以苟延殘喘地在距N城數十里的地方逗留着，時時發生步槍接觸的小戰。經過了那十幾日的時間，N城的革命軍固然補充整理完畢，就是各路會合的部隊，也到達相當的目的地。於是，便決計大舉前進，期望一舉逐軍閥於G地以外。P師在此次出發中便奉命擔任了先頭部隊的工作，限令到的次日，就要前進。

當大戰後的N城，已經給軍閥的軍隊蹂躪到十室十空，不但是財產搶掠罄盡，就連那男子們也無老無少地，給軍閥拉夫拉個乾乾淨淨。縱使有幾個虎口餘生的老百姓，也同驚弓之鳥一樣地，老遠的跑到那深山窮谷之中去隱匿着儘管聽得革命軍怎樣的文明，但那畏兵如虎，見了掬大槍戴盔斗帽的糾糾者就會發抖的G地人，終不敢輕於露面，何況N城附近，還在軍閥的餘孽盤據下。因為這樣的原

她都不肯接受，儘管那烈日把她身上的軍服都炙到快要熾燃起來，腳底下同踏在燒焦了的熱鐵上一樣，汗水連軍服的皮帶都滲濕透了的一步，他依然是跟了那一隊女宣傳員，咬定了牙根，忍受着前進。

G地的天氣真是異樣的酷熱，她們出發時已經是新秋了，但那烈日的炎威，却并不會稍減於夏天的威力，在那由N城出發的一日中，不但是運輸隊中倒斃了不少的人，就是士兵們因為中暑昏厥，或死亡的，也不在少數。

好容易才盼得那火球般的烈日，向西山沒落，她們隨着大隊又一跛一拐地在夜月的清光浸浴着的大道上行走了大半夜的路程，才到達那宿營的W市。影華到了這宿營地的時節，一雙腳底，已同被割裂了一般的熱烘烘的痲痛，倒身在護兵替她及健民攤好的鋪上時，連一動也不能動了，其餘的幾個女宣傳員，也在她們各人由勤務兵鋪好的軍

甌上臥着，連吃飯都不高興動彈。委頓極了的影華，更等不了健民由司令部歸來，早已鼾然入夢。

## 十五

經過了半夜的睡眠，還不曾把疲勞恢復到若干分之一的影華，又給那在曉風中哀咽着的出發號音從健民的懷抱中喚醒來了，全身的筋骨還是那樣的酸疲，經過昨天一日的行程，給那鞋底磨擦起了幾個含漿大泡的脚底兒，更是一落到地上，就同刀戳着般的，鑽心徹骨地創痛到兩條腿不停的打戰。

他們吃過了一餐很難下咽的夾雜着一大半糠屑的糙飯以後，又跟着P 師的大隊向着那滿佈着曉後的晴光的山路上前進了。

健民因為在過去一日中，政治部的運輸隊病倒了兩名的原故，也不能不把他那匹唯一的坐馬

讓了出來，代替着輸送隊的工作，自己跟了影華們隨着P政治部的隊伍嘗嘗那徒步行軍，磨腳板皮的滋味。

影華由健民扶掖着一步一步的向前進行着，好容易走了很久的路程才把那劇痛着的腳心走的純熟起來，能夠一步步的搬運着她那似乎比平日加了幾倍重量的身體前進。

火日的烈燄又漸漸的張大起來，清快適人的朝氣，已給酷烈的炎威驅除罄淨。上半日笑着影華們嬌嫩的健民，也不能不屈伏於烈日的威力，和那長途跋涉的疲頓下，發出他內心裏的呻吟。

“暑天行軍真不是人幹的，昨天騎在馬背上倒還不覺得，今天這樣的苦頭，真有點支持不住了。”他在那大家都熱得低了頭，一聲不響地前進時，突然對影華熱出了這樣的一句話來，衝破彼此間的沉寂。

“你現在也知道支持不住了？爲什麼昨天夜裏

我才說了一聲“吃力”，你就要大發脾氣呢？”影華在健民說後，又想起昨夜裏在W市時健民由司令部歸來時的情境來，揮着汗望了他一望，微笑地這樣的說。

“事非經過不知難，昨天夜裏祇想着當前的快樂，誰還計及今天的辛苦呢？”

“假使肯聽我的話，大家今天總不至於這樣的吃力吧，你雖然是自作自受，我才是遭池魚之殃呢？”她說時，又喘息着去望了健民一笑。當她回過頭來的時節，冷不防發見那正和她們并行着的女宣傳員楊淑英也正望着他們，似乎已了解他們話中深意般的微笑着。影華在她那一笑之下，也很難爲情地把頭低了下去。

“你在笑我們麼？”健民發覺了淑英的笑容，似乎有點不好意思。

“祇准你們說話，就不許我們發笑，難道笑也有階級性的嗎？”



“誰敢禁止你發笑，我有這麼的胆量嗎？”

他說時，斜瞞着淑英那嬌喘盈盈，被日光及疲勞攻出的滿面的緋紅，——惹人沉醉的緋紅時，全身都酥軟起來，要不是影華在跟前，說不定要大胆上前去將她擁抱着了？

“誰同你說這些亂話，你們是大主任，就要把我們小職員生吃了，誰也不敢放半句嚮屁，什麼叫有膽量沒有膽量？”她說着很天真的望了健民一笑——在健民眼中很嫵媚——不，還含有深意的一笑。

.....

健民本想還往下說，因為發覺了影華面上不愉快神情，便忍了下去，祇報了淑英的一笑，又恢復了那彼此間的沉默態度！

他們在這一日中經過的村落，不但是尋覓不到半點食物，就要找一杯熱茶也不容易，經過敵軍掠過了的房屋，家家都把門戶洞開着，裏面除了那

堆着的一些搶剩不要了的破爛家具以外，再也不輕易見到半個人迹，就有，也不過是幾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

健民和影華們還是在出發時吃過那餐糙飯，一直到傍晚，因為他們趕不上大隊，在半路健民又因為要休息，叫了一個科長統率着政治部隊伍前進的原故，直到下午還不會得到絲毫的水米下肚。

天色是已經黑下來了，距那天宿營地的D村，還有十里同尖刀一樣割着腳心的石子路程，饑疲交集的健民，和影華們一歪一拐的走到後衛部隊宿營地，距D村五里的Q村時，已經是寸步難移，不能不命護兵在村裏找到一家空民房住着，決定不再前進了。

他們剛祇在Q村叫護兵設法去買了些東西來，借一家人民的鍋灶裏弄夜飯時，P政治部已派了一個科員尋找了前來，拿着師部裏的緊急通牒來請示健民了。

原來師部到達D寨宿營地時，便接到前衛的探報，F府的敵軍已於兩日前退盡，現在城內無兵，土匪有搶城的模樣，當地團體因為盼望革命軍早到，已經派了幾十隻大船前來迎接，請革命軍由水路前進，D村到F府，陸行還有兩天半的路程，水路雖有三百多里，但因為下水的原故，一日一夜就可以達到，所以師部便決定先派兩營人由水路向F府進發，輜重行李都由船隻輸送，同時又撥了三隻木船給政治部，以備運輸及先遣人員乘坐。因為第二日黎明就要開船，所以特地派了人尋來，向健民請示。

吃了一日的辛苦，疲敝到同死人一樣的健民，驟然獲到這個消息，就同死囚奉到特赦令一般的，說不出的快活，委頓的精神，也驟然的興奮起來。登時就草了一張手令交把那來的科員：“除男宣傳隊全隊，及總務科辦給養人員酌派二人隨軍隊由宣傳科長率領着隨軍從陸路進發外，其餘全部

工作人員及女宣傳隊概由水路前進。”

他把手令署了名交把那催科員以後，又吩咐他：“等到明天一早我到了就開船，所有部裏的人員，一個也不許走了開去的”。

那個科員拿着手令行了一個禮出去以後，健民又笑嘻嘻的對影華們說：

“這真是天湊奇緣，假使不是有船來接濟的話，明天再走一日那真要我的命了。”他說這話時，覺得身上都輕鬆起來，似乎日間的疲勞都消失了大半。

“你才空手走了一日就要這樣的吃力，那麼士兵同志們還要背了槍，馱了子彈又怎麼辦呢？”影華聽了他的話以後，這樣笑笑的向他質問。其實心裏也未嘗不慶幸着有船隻的應接，使她得到個舒息的機會。

“他是大主任啊，大主任的貴足，當然是與人們不同的。”淑英不等健民回言，就很天真的搶着

說了這麼一句。她却不曾注意到影華臉上不愉快的表現。

“嘴巴不要硬，走起路來還不同我一樣，一跛一拐地一步挪不上三寸。”健民笑笑的說着，回頭又望着在旁邊的一個護兵，很嚴重的說。“飯還沒有弄好嗎？快叫他們拿來，吃了好休息一忽，明天天不亮就要趕到D村去上船的。聽到沒有？”

“是！聽到了！”那個護兵很恭敬的答應着退了出去。淑英本想還說話時，因為另一個女宣傳員挪了她一把的原故，她才覺察出旁邊表示着不快意的影華，靜默了下去。馬燈昏暗的光芒，照在那空屋子的四壁，他們各人都倒在那鋪在地上的軍氈上一言不發。

## 十 六

影華和健民由水路到了新克復的E府以後，

她想着一路上健民在船中挑逗淑英的情形，心裏說不出的悲憤。

她雖然也知道，淑英已經有了愛人，她的愛人余筱泉和她的關係異常的濃烈，不見得淑英就受健民的誘惑；但是，她又想到自己過去的事實來，又使她不由得不寒而慄。

——浩如死後我意志那樣的堅強，在健民勾心鬥角的強烈誘惑下，尚且不免於沈淪，何況淑英那樣春意正濃，不知世故的小姑娘。

——固然，我也不是不知道淑英是那樣活潑的性情，對於任何人總是那樣無拘無束地信口開河，不見得她對於健民就有什麼意思。但是，逼人而來的性慾，常常會把人不知不覺地引到那迷途上去，儘管她同他的愛人有什麼很深的感情，也會爲着要解決當前的性的問題，不能把那緩不濟急的精神上的愛力，來制止當前的肉的衝動的，我縱然是犯不着同她們發生什麼酸素作用，去爭一個

已經沒有我了的健民，可是我也不願意睜了眼睛看着健民欺騙了自己，再去欺騙別人。

——我現在就去叫了淑英來當面質問她，或善意的警告她，不要她和健民接近嗎？但這樣的辦法，又怎麼能行呢。她和健民又沒有顯着的事實可以證明，萬一她反問起我來，我拿什麼話去應付？

——難道我就這樣的忍受下去，看着他們在我的面前演一幕純肉的愛的喜劇嗎？——不行！我儘管是負了浩如和健民發生了肉體上的關係，我儘管是現社會上的人們的眼裏認為是很可以鄙視的結合。但是我絕對不能忍受這當前的侮辱，最少在健民沒有同我正式脫離以前。

她這樣的想着，健民同淑英在船上調笑，和淑英上了船以後，正蹣了腿檢視那腳底上走傷了的創痕的時節，健民去打趣她的情形，都一一在她的腦中演映出來，憤慨的火焰，很熾熱地燒着她的心房，恨不得立刻去把健民找來，很嚴重的向他質

問個明白。但是，她又想着。

——他既然去挑逗淑英，心裏當然是沒有我，並且想離開我了。他心裏既然是沒有我，我就是拿什麼很嚴正的理由去責問他，也不過是火上澆油地促成他們的結合，加快我們的決裂罷了。

——本然，他就同我決裂也不值得什麼，不過我負了浩如同他結合還不到兩個月，如今又突然地分裂起來，知道內容的人們，或許可以對我表相當的同情，不知道的，還不知要較過去更加幾倍的對我表示不堪的污辱和蔑視呢。

——總之，都是我自己的意志薄弱，自己不能制止着肉的壓迫，去受了這樣一個陰險小人的誘惑，如今獲到這樣的一個終局，祇好說是自作之孽，怨不到旁的任何人身上去的。

她當這對健民失望之下，浩如在她那腦海快漸了的影子，又從這樣的思潮裏突湧出來。浩如生時對健民的批評，也一字不漏地在她的心幕上映



出。

——浩如在生前不是有一次對我說過：“健民是外表誠摯，骨裏陰刻，口頭革命，心頭勢利的人”嗎？可惜我這愚笨的蠢虫，不但不信奉着他這樣對健民確切的批條，反在那被健民欺騙時認為係浩如一時的偏見，如今竟墮入這萬劫不拔的深淵中去，真是自作自受。

——假如我能遵守着浩如的話，堅定着我的志向，我那裏會受着健民的欺騙，墮落到這樣的一步？

——我真對不住浩如，我自從到 N 城以來，不但是他的遺書，遺容，不會映入過我的眼簾，連他的名字也因為避免健民的誤會，不會出過我的口中，至於他的影子，也老早在我的腦海中消滅不會記憶着了。我對於浩如的罪惡，真是百死也不足以自贖啊。

——罷了，罷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浩民怎

樣對付我，我也不去管他，他無論是同淑英也好，抑或其他任何人也好，儘管由他去發生那樣純肉的愛情去，我也犯不着和他們爭那穢濁不堪的虛僞的愛，我已經是對不住了浩如，已經是浩如的罪人，我祇努力在我這未死之前，竭盡我的心力，去圖報我親愛的浩如的深仇，對於這負心的健民，祇當是被他姦騙過的罷了。——噯！浩如浩如，我真對不起你，你那裏會想到你心愛的影華，會墮落到這樣的一步啊？

久渴的淚泉，又爲這急劇的悲哀，把它同潮水般逼了出來，影華在一月多來，被健民的影子驅去了浩如竊據着的心房，又爲固有的浩如克復了。

影華在這沉重的哀傷以後，對於健民的熱度已由沸點降落到冰點以下，她對於健民不但是完全絕望。並且也諳透了他的人格，她雖然不願意同他明的決裂，但她也不希望再和他恢復過去的感情，同時更不屑去過問他同淑英，或淑英以外的

任何人發生什麼關係。她的肉體雖然還不會離開健民，精神却整個交還沿如了。

## 十 七

在F府休養了五日的P師，因後面的部隊已跟蹤到達，又奉命取道L縣向G地邊境的S縣前進。

這幾日的休養期中，不但是士兵恢復了幾日來的疲勞，磨拳擦掌地準備出發，就是那影華創傷了的脚底，也於固有細膩的皮膚上加生了一層薄薄的粗皮，行走起來，似乎較之在N城未出發以前還輕快矯捷了。

P師在奉令開拔的上一日，因為鑒於過去在N城出發的途中，人民們因經過了軍閥的蹂躪逃避一空，以致輸送，給養感着很大的困難，同着天氣燠熱沿途士兵輸送隊生病倒斃的情形，P師長遂決定在此次出發時，除前衛部隊在午前出發而

外，其餘的均在夜間十二時前進，在第二日午前達到宿營地；並且由政治部派定相當的人員，組織先遣隊，隨前衛部隊進發，擔任向民衆宣傳的任務，使逃散的人民，一律歸來，不至再同過去一樣的深藏遠避。

影華在F府駐軍的幾日中，雖然是下了決心，對於健民和淑英的一切，都裝聾作啞地不問不聞。但是，愛的損傷，畢竟是兩性間劇大的創痕，儘管她的決定怎樣的堅強，那健民同淑英的笑貌歡容，終會不期然而然地投入她的視聽中來，撥動她創痛了的心弦。雖然她時時把對浩如那徹骨的哀傷，來鎮壓這健民給予她椎心的刺激。

因此，當軍事會議決定政治部組織先遣隊的議決後，健民來和她討論的時節，她因為要逃避健民和淑英逼人而來的不堪的刺激，同時更想離開了健民，讓他和淑英好放心大胆的進行，省得自己在他們的跟前，引起他們的嫌惡。便對他提出了一

個要求。

“既然軍事會議決定，由政治部組織先遣隊隨前衛部隊出發，那當然是宣傳隊的責任，我們女宣傳隊也應該編了進去才對啊。”

“先遣隊是白天出發呢，你受得住那樣的暑熱嗎？”

“責任放在了自己的肩頭上，就暑熱也講不來的。——假使這次仍舊是和N城出來時一樣，白晝行軍，還不是一樣的要忍受下去嗎？”

“那是沒有辦法的。如今既然有可以不一定要晒太陽的必要，又何必自討罪受？”他完全給N城出發後那一日的炎威戰敗了，事實雖然過去了好幾日，恐怖還留在他的心頭，所以他說起來，依然談虎色變。

“革命本然就是來自討罪受的，要不受罪，那不如仍舊到家裏去當小姐，姑娘來得舒服嗎？”她說時很勉強的笑了一笑。

“你一開口就把這革命的大帽子抬了出來，吃苦也要看是不是有那樣的必要。假使沒有那樣的必要，一味的盲目去自的討苦吃，把有用的精力，消耗在不必須的工作上去，也是不足取的。”他覺得影華的那幾句話中，句句都在暗射着自己怯懦的心病，心裏有幾分的不痛快。

“這一次先遣隊主要的任務既然是宣傳，宣傳隊不把宣傳當必要工作，還有什麼工作才是宣傳隊認為必要的？難道女子宣傳隊，真就同人們說的一樣，祇是作革命軍的裝飾品嗎？”

“後方的宣傳就不重要麼？”

“既然有了先遣隊，後方還有什麼大不了的工作，頂多不過是管理一下文件，或必要時發幾張傳單罷了。”

“這也是要有人才能做的啊。”

“這種工作，都是有人管着的，祇要把專管這些事的淑英和蘊琴留在後面就得了，有什麼大不

了的？”

“.....”

健民祇當她是要把女宣傳隊全體帶着離開他去，想不到她突然說出這樣的話來，雖然她把蘊琴和淑英陪襯着說出，但是有心病的健民，老早就猜透了她的用心。不由的低了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祇怔怔的把地板望着。一霎間，影華這幾日對於他和淑英那種不愉快的神情，都一齊映上他的心幕。

“我不過是這樣提議罷了，可不可以還得要你當大主任的去決定的。”影華知道已經觸動了他的心病，所以又轉過風頭，很勉強的笑了對他敷衍幾句。

“當然是不行的，你去了，孤另另的我怎麼辦呢？”他也故意裝出很親暱的樣子來，把影華摟着。其實兩人都是一片虛偽的表情。

“好臉皮，W村的事情就不記得了嗎？虧你一

點也不難爲情地說出。”影華強裝了笑容敷衍健民，心裏却感到一種不堪的恥辱。

.....

護兵在室外報告請開部務會議了，影華和健民才起身向那臨時的辦公室去。

會議的結果，終於照健民的決定，派總務科員一員，男宣傳隊全部由宣傳科長率領了隨前衛部隊出發，其餘的人員，仍舊跟了本部前進。

## 十 八

大隊同長蛇般的在夜月的寒輝同水一樣浸浴着的山路上蠕動着，P師的部隊已離開F府進發了。

夜是那樣的靜寂，軍容是那樣的整肅，雖是很多人馬在那深夜中進行，但除了那革帶的磨擦聲，和刺刀鞘偶然碰擊着水壺發出的清越的聲音以外，便祇有那急促的呼吸，和“悉悉率率”的行路的聲息可聞。大隊在初出發的時節，因爲人多路窄的



原故，行動上非常的滯澀，只要有一些兒的阻礙物，或一件輻過阻塞着，都可以停滯了全隊的進行。

影華和健民攜了手在大隊中一步三停的進行，那人重中蒸發出來的熱氣，雖然在那夜涼如水的深宵，也可以使人們汗流浹背。微風把那軍隊行過後特有的便溺的騷臭，混合着那人體中蒸發出來的汗酸氣送進鼻端的時節，更使人感着一種刺腦的難受。

他們夾在大隊中慢騰騰地走了很久的時節，好容易才漸漸鬆散起來，放開了脚步前進。

夜中行軍，在影華還是破題兒第一次，她在那陰氣襲人的山陰道中，和那寒光四射的溪流畔行着，時時都可以引起她神祕的幽趣。

她們走了很久的時間，才到了第一個休息的所在，士兵們都在月光染遍的曠野中，一排排地坐着，一聲不響地把手中的鎗豎起，把頭靠在鎗桿上，恢復他們過量的疲勞，軍旗呆呆立在路旁，矛

頭映着清冷的月光中放出冷氣襲人的光茫。影華因為怕休息了再同剛才一樣被大隊阻塞得寸步難移的原故，便對健民說：

“我們再前去休息吧，不然，混在大隊裏面，慢拖慢拖的，腳底不會走痛，倒先站痛了，你假使不願意同我們同行，你就休息一會，騎了馬追上前來吧。”

“我就同你們一道去好了，夜間騎馬很靠不住的。”健民說着，便搶前幾步，吩咐宣傳科長，照料着隊伍進行。影華也回顧女宣傳員們用命令式的口吻說：

“女宣傳隊的同志們，再前進去休息。”

女宣傳隊的隊員們，聽了她的話以後，也就打了那在月光中舒捲着的藍底白字的繡旗，兩腳不停地繼續進行，幾個女宣傳隊的勤務兵和輸送隊，及健民的兩個護兵，都背了軍毯，挑着宣傳品跟在他們後面進發。

健民在女宣傳員的隊伍中混着，不時去注視

着那低頭微喘着的淑英。影華雖然有時也覺察出來，但她却同沒事人般的，故作不聞不見，任憑他去向淑英怎樣的眉眼傳情。

斜月漸漸的西沉，距天明只有一個多鐘頭了，所有的士兵們都得到休息的命令，枕着鎗在那道旁土埂或草堆上就地偃臥着。影華們那時，也覺着兩眼重澀起來，找到距了部隊休息地稍遠的林間，一張田家晒穀的竹蓆上，便和四個女宣傳員，同着健民一塊兒睡下。

女宣傳員經過了那半夜的跋涉，一倒在竹蓆上早就鼾聲如雷地爲睡魔勾引到黑酣鄉去。

健民是]在那影華和淑英之間的空當裏睡着，影華雖然是疲倦極了，一倒下就頭昏昏的要想睡覺。可是，不知怎的，因爲有個淑英在健民的旁邊睡着的原故，儘管怎樣的疲勞，身子總像懸在半天雲裏一般的，飄飄惚惚地不能很安穩的入寐。她在那昏昏沉沉半睡半醒的夢境中，忽然地感着一

陣的空虛驚醒過來，便發覺那健民已離開她，輕輕地貼近淑英去了。她心裏驟然感受到一種很大的刺激，連睡魔都嚇的消聲匿跡了。她恨不得立刻就跳了起來把他們痛罵一場，但是，她仍舊勉強抑制着，靜靜地聽他們怎樣的動作，

淑英似乎在轉側了，影華身上突起的一陣燒熱，由心房直傳達到背心，全身的血液，都立刻緊張起來，幾乎要昏厥了過去。

“哼——！”淑英似乎從夢裏發出這樣微微的，剛醒未醒的呻吟，竹簾下的砂礫都摸擦着發出‘沙沙’的聲息。健民似乎輕輕的轉側着更貼近淑英；同時淑英也似乎從剛攪醒般的發出一種微細而又戰抖的聲音，傳進了影華的耳膜。

“你……你……你幹什麼，不……不……不行！”淑英似乎正和他撐拒着，發出一種一種嚴峻的語調。雖然聲音是非常的微細。

“……”砂礫和竹簾摩擦得“沙沙”的聲音更

嚮得厲害，健民急促的呼吸也更清晰的可以聽出。

“不…不…不行，我…我…我是有愛人的你不知道嗎？”

“……………”

“怎麼！你究竟把我當什麼人看待，” 淑英微微高昂的語音中，已含着很嚴凜的怒意。“你再鬧，我就要叫出來呢。隊……” 她祇叫出一個隊字，似乎就給健民把她的口悶住了。

——我倒想不到淑英雖然那麼的浪漫不拘，倒還能夠這樣的堅持。我自己雖然受了他的侮辱，我決不肯睜了眼睛看着這樣一個純潔天真的姑娘，再受着他欺騙的。

她這樣的想着，便裝着同初醒一樣的，微微的呻吟着，把一隻手故意去觸健民。千鈞一髮的淑英，才算在她這樣的打岔下，脫離了當前的危難。

極東的天際粉上了一層魚肚白的曙色，休息的部隊，又“息息率率”地開始向宿營地進行，影華

們也整了一整軍服起來，又踏着朝露前進。

## 十 九

F師在F府出發時，因為增加了輸送隊的原故，所有乘坐的馬匹，都不必再去替輸送隊代勞，騎馬當成馱馬的使用。健民隨着女宣傳員們出了他們休息的林子以後，自己想着剛纔對於淑英的那段情形，心裏給一種羞愧的心壓迫着，使得他幾乎連頭也不敢昂起來向淑英看上一看。恰巧那時馬夫挪了馬匹走來，他也不管“七三二十一，”借口要追上前去同P師長商議軍情，連影華也不讓一讓，自己爬上馬背就打着馬從隊伍的旁邊衝上前去。

他在馬上，心裏還不住的跳蕩着，惟恐淑英把他的一切向影華說了出來，同時更疑心着那一段情形，已經給睡在貼身的影華，很明白的察覺，心裏異常的震動，悔恨着自己不應該那樣的性急，在這

種半成熟的時期，就冒昧去嘗試。

但是，他總有點不相信：

——怎麼淑英過去對自己那樣的親密，舉止又那麼佻達，那怕是很露骨的向她戲謔，她都不曾生氣過一次的。爲什麼一下子就會冷心冷面地對我這樣嚴峻起來呢？

——也許是處女的常態，或許因影華睡在旁邊的原故吧？我想，已到了性的爛熟時期的她，在這樣枯燥的生活中，不見得和異性朝夕接觸之下，會堅定到那樣的一步。

他自己這樣的解釋着，又覺得前途依舊有無限的光明，同那正照在山路上的曙後朝曦一樣的光輝着。

——只要我能夠加工進行，她終久是我囊中之物。影華那樣的堅決，還能夠弄到手來，何況淑英那樣一個不知世故的小姑娘。

——最討厭的要算影華了，有她在跟前，礙腳

礙手的，無論一舉一動，都有許許多多的制礙着，假使不是有她在跟前，我對於淑英，有什麼不可以暢意進行，淑英又怎麼會因我有了老婆的原故不敢同我發生愛的結合？

他又想起淑英的愛人來了。

——固然，淑英是有愛人的，但是女子們誰不愛虛榮，他的愛人不過是E軍政治部一個科員罷了，只要我的工夫用得到家，就憑虛榮心，也可以把她由她愛人的手中奪了過來。

在他那樣卑劣的思想下，覺得他對於淑英，又條條是道的可以放膽進行，當前的惟一障礙物，就祇有那刺眼的影華一人。但是，他又想着：“影華也不過同我是一種非正式的結合，祇要淑英弄上手時，好呢，大家糊糊塗塗地混它幾時，一個人有兩個老婆，在現社會中並不是什麼創見奇聞，萬一不好呢，婚姻離合自由，誰不願意，誰就走開去。”

他過去的羞悔和失望，都在這未來的新希望



中消失罄淨。他對於那過去所擔心着的影華，也獲得了最後的解決，很高興地騎着馬向宿營地前進。

人們常說：革命克敵制勝，不但憑武裝同志的槍桿殺賊，還要靠文裝同志的筆桿宣傳。不但是憑陣上的衝鋒殺敵的吶喊，還要借重喚起民衆的呼號，那話真是不錯。被軍閥蹂躪後畏兵如虎的民衆，自從經過先遣隊宣傳以後，知道真正的革命軍到了，都一一從那山谷中回到各人的家庭裏來，在軍閥去後蕭條冷落到同鬼市廢墟一樣的村落，都驟然變成功很熱鬧的市場，當健民的馬跑到宿營地的E村時，滿街商店都大開着，食物擔也擺列兩旁，軍民很融和地交易往來。要不是那破敗的門窗和被燬的房屋上，還留着軍閥蹂躪過的痕迹，幾乎忘却它是一個在幾天前曾罹過軍閥浩劫的村落。

他一直到P師政治部的行營——一家祠堂裏住下的時節，他本想還要待淑英到時窺察一下她對自己的情形，但是，一夜不會睡眠的他，一到了行

營，倒在那護兵鋪好了的牀鋪上以後，就鼾鼾的睡熟了去。

## 二十

他們夜行曉宿地走了十多日，已經到達距他們目的地S縣八十里的C市了。他們在這十餘日中，敵軍都望風先逃，連克L縣，K縣，都不曾折過一兵，放過一彈。他們因為不使敵軍有休養機會的原故，所以除了在L縣停息半日，K縣停息一日以外，無論在任何地方，都不曾留駐過。

影華自那夜晚聽得健民和淑英的那段情事以後，心裏對淑英非常的敬重起來，一路上很注意着淑英的行動。她以為她對於那件事情，無論如何，總不會沒有相當的表示。

料不到淑英竟是那樣一個怪人，她對於那天的事情，不但沒有什麼特殊的表情；就是和同志談

起話來，或者在途中行軍的時候，依然是有說有笑地，不改那活潑天真的態度，好像并不曾有過那麼一回事的一樣。雖然在那淫心不死的健民挑逗着她的時候。

影華本然對她很表同情，似乎有很多的話要想同她說的一樣，可是見了她那樣的情形，不知她是什麼意思，終於忍了下去。

由C市到距S縣十五里的E市，當中有四十五里長的山壕，假使敵軍封鎖了距E市十里的壕口時，是可以把壕內所有的軍隊都困死在裏面的。當P師達到C市時，已接過敵軍有兩軍人在S縣佈防的消息，所以便在C市暫時停止着。派人星夜到E軍部報告，請增兵前進。

P師在C市停駐的第二日下午，才接到E軍部火速前進的命令，同時更知道E軍的大部已在途中，預定在第二日的上午，準可到達E市。P師長接到了命令以後，就立刻拔隊起程，向那連山夾峙着

的長谷中搜索前進；預定前衛部隊，在傍晚時到達壕口，和本部在天明時在壕口會齊，一鼓而下S縣。當他們出發時，還接到E市并無敵踪的探報，所以P師想趁此機會先行佔領壕口的E市。

P師的大隊向山壕中進發了，影華也率領了女宣傳隊夾在隊伍中進行，她在那萬山叢錯，溪澗縈迴的狹壕中走着，覺得那一種陰森之氣，似乎在預告人們戰神的降臨就在目前的一樣。

夜的黑暗充滿了這陰氣襲人的山壕，他們已經在距壕口五里的山地上露宿着了。當他們到達此地的時節，已接到S縣敵軍向E市出動的消息；所以全部都很森嚴地戒備起來，P市長也下命令，前衛部隊再前進到口外距E市三里的適當地點佈防。戒備着不使敵軍有封鎖的可能。同時又專人馳報E軍司令部，請星夜增兵前來，以備拂曉攻佔E市。

士兵們好久不曾放槍了，一聽到天明以後就要決勝疆場，久經技癢的他們，一個個都興高采烈

地，枕着槍桿兒靜待天明。

夜色積壓着的山巒中，一堆堆的燃起了幾簇般紅的火頭；P師的各部隊已在這半夜中開始造着戰飯準備吃飽了就好出發。影華在這個充滿着肅殺陰森之氣的一夜中，對於那數小時後就要揭開的戰幕，起了許多很神祕的想像。

P師前進了，當大隊走出壕口的時節，昨夜開到E市的敵軍，已在這曙色蒼茫中蠕動着向壕口進行。一聲清脆的槍聲由P師伏在林間的散兵線裏發出衝破拂曉的靜寂時，森嚴的戰幕便從此揭了開來。當影華率領着女宣傳隊跟了政治部大隊走出壕口的時節，四面的槍聲，已同放邊炮一樣的響得異常的緊密，許久不曾給槍聲震蕩過耳膜的士兵們，個個都同小孩聽到新年的炮竹一樣的，抖擻起精神，拿了槍跟着各部的指揮官，增加上他們指定的前敵。影華對於眼前這莊嚴的一局，覺得并不如過去想像的可以使人震懾。

政治部的人們奉了健民的命令在距火線很遠的一道林間停止着，先遣隊的人員，早已在前線上工作去了。影華在這槍聲“拍拍”地嚮着的戰地上，全身的血液都緊張起來，幾次要率領了女宣傳隊到前線去參加先遣隊的工作。但終於給那外表鎮靜的健民強止着不曾如願以償。她對於健民那樣怯懦的神情，感着很大的不快活。

——怪不得人們都罵政治工作人員，是祇有張說話的嘴巴，不會有打仗的勇氣的。——其實都是給他這樣少數的懦夫鬧壞了名譽，實據上那一次的戰役，沒有若干政治工作同志的熱血，和武裝同志的血混流在一處。

她這樣的想着，對於那坐在旁邊的健民，愈覺得他卑怯的可厭。

一陣肅殺的衝鋒號音過後，不當一擊的敵軍，早已在革命軍“殺……”的吶喊聲中退出了E市。E軍的大部也一隊隊的開來，革命軍的聲威較前

更加盛了幾倍。

一個男宣傳員受了傷，從火線由勤務兵扶了下來。影華就向着女宣傳員們很憤慨的說：

“宣傳隊的男同志都受了傷下來了，我們還躲在這裏幹什麼，難道女子真是裝飾品嗎？”她很憤憤的說着，一手在勤務兵的手中把那面宣傳隊的旗子奪過手來，也不去理健民，就向女宣傳員們發布命令。“走，女宣傳隊前進！誰怕死的誰就是反革命！”她把旗子一揮，率領着四個女宣傳員，和幾個武裝勤務兵頭也不回地向前敵加入先遣隊去。

健民雖然臉上起了一陣火一般的燒熱，對於影華的話，感到刺骨的難受。但是那激烈的槍聲，終於使得他的雙腳，同鐵水鑄牢般的，不敢向前移動着半步。祇把眼睛鼓着，望了那影華手內在日光中輝映着的繡旗，向了那滿佈着殺氣的火線上漸行漸遠地，沒入他的視界以外。

## 二十一

經過一日夜的戰爭，超過革命軍三倍以上的敵軍，終於被革命軍擊破，放棄S縣向G縣潰逃了。革命軍在開火次日的上午，就進了S縣城。

影華在這一晝夜中，都在火線上參加在先遣隊裏進行宣傳和救護的工作，完全不會得到休息。她們到了S縣，一直到午後，健民才慢拖拖的帶了政治部的人員前來。影華雖然對於她異常的鄙惡，但表面上却一些兒也不會露出。

女宣傳員都在戰地上疲頓極了，一到S縣的行營後，大家都裹了軍氈倒在鋪上去熟睡着，祇有那淑英却剛祇把武裝解除，就同影華請了假出營。

影華知道淑英昨天在火線上遇到了她愛人余筱泉，淑英那時因正救護着一個傷兵，筱泉也領着幾個宣傳員正在工作，他們在那工作緊急的時間，祇相顧笑了一笑，說了一聲“打不死明天在S縣會



”，便笑嘻嘻的各幹各的去了，她對於他們那樣革命的熱情，比起自己所遇着的那貪生怕死的健民來，真是不可以道里計，她覺得他們真是一對革命的愛侶，她想起他們的情形，雖然爲自己悲傷，同時也爲淑英慶幸。

——哎！假使我親愛的浩如不死，不也和淑英一樣地幸福嗎？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一時糊塗到這麼的一步？

.....

P師因爲這次作戰辛勤的原故，便奉命留守S縣，其餘E軍大部，除了軍司令部外，都向Q縣追擊前進。所以P師政治部，就和E軍政治部在S縣集合各界，籌備了一個軍民聯歡會，同時更舉行慶祝勝利的提燈大會。

當開軍民聯歡大會那天的早晨，健民就接到E軍政治部調楊淑英到軍政治部服務的命令。E軍政治部是P政治部的直接上級機關，他接到了命令

以後，當然就立刻放了淑英前去。淑英之去，不但健民明白是爲那夜晚在林中的一幕，就是影華也很明白的知道這一個命令的來歷，暗暗佩服淑英的忍耐和堅定。

得失心最重的健民，深恐淑英這次的事情引起自己位置的動搖，心裏異常的憂鬱悔恨。

影華已經參加提燈大會歸來了，一進屋就有一個女宣傳員交了影華一封淑英臨走時托轉給她親啟的信。影華接到了手中折開看時，上面寫的是：

影華同志：

共同工作兩個多月的我們，一旦就這樣的分離；不但是我心裏難受，恐怕你也有同樣的感觸吧。

影華同志，這次我們的分散，並不是我對於工作上有什麼不滿意，實在是環境驅逼着我不得已而出此啊。我不慣欺人，我可以痛快

的對你說；這次的奉調，是出於我自己請求。

我離去此地的原因，我想你總應該知道吧？就算你事實不十分明瞭，但聰明的你，一定是可以相當的揣測得出來。我也不願意把那些沒價值的話對你多說；我祇當你知道我離去的原因就是。

你知道的，我是這樣一個無拘無束的性情，我對於革命的同志，都沒有什麼虛偽，矯情，是把一片真誠去對付着他們，我這樣的性情，竟然會引起人們的誤解來，真是出了我的意外。我始終不相信，現在的社會裏，就真的祇有虛偽，做作，不許有一絲兒天真的流露。

我也不願意把那些不相干的廢話多說，總之，我不願因我損了你們的愛情，我不願因我墮落了一個革命青年的人格，我更要希望對得住我的……，所以我不能不離開P政治部，以免踏進罪惡之場中去。我對於你，是非

常的敬慕的，同時我也可以很大膽的，不怕你責備的說，我對你是非常的感傷的。——我敬慕的是你革命的熱情，同時我感傷的却是你的遭遇。我們雖然分離了，我仍舊希望我們以後有共同工作的機會。

我對於主任並沒有什麼怨意，我也絕對不會對任何人有什麼關於他的表示——那怕就是筱泉。我祇認為這是過渡時期必然的現象。我忍辱含垢的若干日，也就是怕引起無味的糾紛，妨礙了革命的工作，同時更使你們之間發生問題。其實我面上雖然在笑着，誰又知道我內心裏的悲痛。

影華同志，我也望你在大處着想，不要因為自身的小問題，阻礙了革命的熱情，這就是我最後的忠告。

我的話就止於此了，我們在革命戰線上再見吧！……

淑英×月×日

影華讀了這封信以後，心裏不知是悲，是苦，是悶，是愁，呆呆的對了那張信紙怔着，覺得淑英的去，好像心裏失去了一件什麼很寶貴的東西一樣。

## 二十二

Q縣的敵軍解決以後，E軍的全部除却P師以外，所有的部隊都追擊前進，攻向第二步作戰計劃的目的地X城前去，健民和影華所接洽的C軍，也快要達H縣，向X城取了包圍的形勢。P師在S縣一共住了十餘日，當E軍克復Q縣後，就奉命前進到距S縣八十里的T寨，專等E軍和C軍到達目的地時，就奪取M縣，殲滅敵人的全部。T寨是此次作戰的交通重地，總綰S縣，H縣和M縣到X城水陸交通的總匯，一切船隻，都要從此地經過，才能夠轉往X城或分到各地。假使此地一失，全部都會失却了連絡，所以P師這次的責任是非常的重要。

當P師未到T寨以前，敵軍早就聞風先逃，連那屏障M縣的軍事要隘S口都一齊拋棄。P師那時，本有佔領S口進窺M縣的可能，但因為兵力不多T防重要的原故，終於不敢冒昧輕進。

T寨是一個軍事重心，同時也是個繁盛的商場，影華率領了女宣傳隊，跟着政治部到了T寨，她知道P師在此地是有相當長的時期可住，所以她除了作普重應做的工作以外，便努力參加當地的一切婦女運動。

她和那同牀異夢的健民的感情，已經是一天天的淡漠到快要消滅的一步，雖然健民自淑英走後，爲着自己的位置問題，不大敢再去和其他的女宣傳員們勾搭，同時影華和他也不會破臉的生氣過一次。但是，影華自經過他那樣一再給予的沉重的打擊，和窺破他那樣陰險卑怯的劣根性以後，儘管他在淑英走後，去怎樣的對她表示殷懃，終於彌縫不了那過去深劃着的瘡痕。影華對於他已經是

完全失望，她除了努力工作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慰藉。

當他們進抵T寨的第二日，就接到E軍逼近距X城二百里的B縣，和C軍先頭部隊到達H城的通報，大家以為攻取X城，已經是指顧問的事情，祇要X城一下，五省大軍閥的地盤就發生根本上的動搖，雖欲不步“秀才將軍”的後塵也辦不到。影華對於這有一舉而雪浩如深仇之望的X城一役，懷着很深切的企望。

戰局突然的混沌起來，P師在T寨駐了十餘日，除接到E軍克復B縣的消息以後，便不曾接到第二個戰報，C軍也祇有一小部到達了H城，便不再有前進的模樣。敵軍又把已放棄的S口，重復派重兵駐紮起來，據密探的報告，M縣也增了兩軍以上的敵軍部隊，T寨的形勢，驟然的又轉嚴重。

形勢一天天的險惡，E軍的消息既然隔絕，C軍又按兵不進，而同時T寨的正面G寨，又有發現

敵踪的警報，P 師此時，已陷進了兩面包圍之中，爲作戰便利計，遂連夜渡河，到對岸的E堡去設防應戰。

敵軍始終是那樣的膽怯，雖然明知P 師已陷入包圍之中，仍舊是不敢輕易前進，所以P 師渡河了三日，敵軍對於空城一座的T 寨，依然不敢越雷池一步。

以少勝多，本然是革命軍的家常便飯，所以那時雖然明知道兩面有幾倍以上的敵人壓迫着，可是那久經戰役的士兵們，仍舊磨拳擦掌的準備着和敵軍決一個勝負，人人都感着一種在危險戰役中特有的興趣。

敵軍終於前進了。在P 師到E堡設防的第四日下午，就接到敵軍有四萬以上，分兩路由S口，和G寨進發，傍晚就可以到達T 寨的探報。全師的空氣都在這個探報之下緊張起來，人人都知道，X城統得失爲五省大軍閥的命運攸關，當前的總統X



城交通命脈的T寨的一役，一定有一場惡烈的爭鬥。但是朝氣勃勃的革命軍，依然不會把那作困獸之鬥的敵人放在心上，雖然說E軍的戰況不會明瞭，C軍又按兵不動。

肅殺之氣彌漫了T寨和E堡，敵軍已一隊隊的在那籠罩著蒼茫暮色的叢林掩護中，蛇行着向T寨進行。影華率了女宣傳員跟着P師長及那心頭震抖着的健民在對岸的高地向T寨瞭望時，沿岸的士兵都擊了鎗在山地散開着，機關鎗也在渡口架起來向對岸瞄準着預備開放。

敵軍一排鎗向了他們立的地方放來，子彈同琴絲般在風中抽咽着向他們頭上飛掠過去，膽小的健民，早吃一驚坐了下來。影華在這一陣槍聲之後，以為戰幕一定要從此揭開了，誰知一看那沿片散兵線上的士兵們，儘管敵軍的槍放來，他們都同不會聽到一樣的一些兒也不動作。

天色晦暗了，影華隨着健民和P師長從那斷

斷續續的槍聲中，回到宿營地時，一路上遙看着T賽的沿岸，一望都是敵軍造飯的火頭。那“無的放矢”的槍彈，更時時從他們的身旁前後左右的飛過。

## 二十三

陰森的夜氣滿佈着E堡全部，除了閃爍的寒星，不再有半些兒光明的E堡後方臨河的山道上，已有一隊輕裝急走的武裝兵，攀藤附葛一聲不響地疾行着，那就是P師長在拂曉前率領了特務營的一部，同着師部官兵向戰地進發了。健民和影華，都是在這隊伍中的一員。山路是那樣崎嶇，天色那樣的黑暗，一條同羊腸般除了樵夫不會有第二種人踏足過的小路上，一面靠了高山，一面臨着大河，偶一不慎，就有失足落水送了性命的危懼，所以大家都很留心的一步步的前進，斷斷續續的鎗聲，隔了一重山把那不十分清晰的聲響透送過來。

不時有一兩顆拖着火星兒的流彈由那極高度的暗空中飛過。

他們在那充滿了夜的黑暗的山谷中，正借了微弱的星光前進時，前面的山路竟忽然的迷斷起來。所有的人們都在那高聳在暗空中的山前立住了脚。“爬山前進”的命令由P師長口中發出。所有的官兵，都分散了向那無道路的屹立着峭壁一樣的山上，抓了樹根草藤，蛇行着一步步往上爬去。女宣傳員們都你挪着我我挪着你的混在隊伍中向那荆棘叢錯，砂礫溜滑得立足不牢的山上爬着，影華也由一個護兵扶了，手足一齊動作的向山頂前進。她到了半山的時節，偶覺得一點微冷得同雨點般的東西滴在手背上來，她伸手去摸着自己的額上時，才知道汗水已經同潮水般的湧了出來，但是身體上却覺不到怎樣的疲勞。

天際張開了曙幕，他們到達師部的陣地一個山口上時，一聲驚天動地的大砲響了以後，肅殺

的戰幕，又隨着曙的光明而開展莊嚴的一幅。槍聲和炮聲雜作的時節，左右兩翼的部隊，都和兩岸的敵軍開始接觸。E 堡是個四面環水的地方，當左翼部隊開抵陣線時，敵軍已有一師以上的兵力：在昨夜由G 地偷渡過河，所以左翼的戰鬥異常的激烈。P 師長因為要先行撲滅已渡河的敵軍的原故，便把大部份的兵力，都調到左翼上來，自己也赴最前線去督着。健民雖因為見着P 師長前進了，不能不咬定牙根的跟了他到新陣地來。但心裏却說不出來的畏怯。影華已在前進的時節，便率了幾個女宣傳員，隨着男宣傳隊到前線上去進行救護的工作去了。

子彈同雨點般的飛咽，她們在那陣地上行走時，兩旁的樹枝草葉，都成陣的給彈雨打了下來，尤其是當她們爬上那比拂曉時還險峻的新陣地的時節。

G 寨渡河的敵軍，已經給機關槍掃射得橫屍

河岸了，由陣地上望去，日光照耀着的黃色砂灘上，黑沉沉地擺滿了無數的屍骸，渡河的兩隻小火輪和幾隻木船，都給大炮打破在河面上浮着，一動也動不得了。不經一擊的渡河的敵兵，在幾度劇烈的衝鋒之下，早已打的七零八落，連師長都受傷被獲了。一師以上的敵軍，祇經過一個上午的攻擊，就大部份解決，祇剩得殘餘的數百人，退到河岸上，一齊都架着槍，表示投降。

P 師長正要下令將敵軍全部繳械時，左翼的槍聲，竟同潮水般的呼嘯起來。原來敵人因為在左翼的失敗，知道革命軍右翼兵力單薄，已經集中全力搜集了所有的船隻，一齊渡河，向右翼攻擊。右翼因為兵力太弱的原故，已有一部份敵兵衝上河岸，有兩個機關槍的陣地失却。P 師長接到這個報告時，遂祇留一營人在左翼佈防，監視着未繳械的敵軍，把所有的兵力，都抽回去右翼增援。

當敵軍拚命渡河的時節，影華正同男宣傳員

的一部份，在新奪獲的陣地上一個近河的大森林裏，幫助着進行最前線的救護及宣傳俘虜的工作。沿江的戰線有四十餘里之長，P師實據上祇有兩團半人，所以佈防起來，有許多可以給敵人偷渡的口子，都因為兵力太少的原故，不能夠顧及。當敵軍全力渡河的時節，距影華們所在的森林不遠的渡口，也成爲敵軍偷渡的目的地，所有的男宣傳員們，因為已有了鎗枝的原故，一齊奉着命令把救護的工作完全交把衛生隊，一齊到渡口上去和搶渡的敵軍作戰。好奇的影華，也提着一支駁壳鎗在裏面夾着。她伏在那樹林中間瞭望T寨時，敵軍正渡在中流的船隻的週圍，都給革命軍機關鎗彈子同雨點般的在水上打着。對岸砂灘上一堆堆的黑影，盡是敵軍下船時給革命軍機關鎗射死了的屍骸。這樣劇烈的鬥爭，不但是影華，就是久經戰陣的士兵同志們，也稱爲是北伐以來有數的惡戰役，軍閥的軍隊，能夠在日中冒着彈雨拚命渡河，實在是

僅見的一回。

## 二十四

敵軍渡河的船隻，終於被革命軍猛烈的火力擊沉，所有渡河的軍隊，也在幾度衝鋒之下，完全俘獲繳械了。當影華在敵軍退後，提了槍到後方陣地休息的時節，健民老早在那槍子飛不到的休息地坐着了。

“你不曾同P師長到火線上去嗎？”她滿面汗流地，把那還逗在木殼上的駁殼槍橫在地上，俯身坐下去問着健民。

“到火線上有什麼用？在後方工作不是還可以收點實效嗎？”

“火線上都沒有工作，後方還有什麼工作可做？——你們當主任的都怕上前，各級政治工作人員更有誰肯上去。”影華以半說笑的口吻對他說，

似乎還恐怕引起他的誤會。

“不是有宣傳隊長指揮着嗎？”

“主任都要命，宣傳隊長的命就不值錢麼？”

影華還是笑笑的說。料不到羞惱成怒的健民，竟然就滿面怒容地不快活起來。

“你是革命的，你儘管到前線上去殺衝鋒好了，何必這樣纏不清的纏牢我。你看不起我這反革命，過去又何必一定要把我看上？——我是不願意你那樣不必要的犧牲，換取人們的稱譽的。”

“我也不過是想到的信口說句笑話罷了，你也值不得這樣生氣，就是普通同志，見到的說說也不要緊吧。”影華見他竟然生氣了，也冷冷的這麼說了一句，順手拾起駁殼槍來裝進匣去，把它當枕頭枕着，倒身在草地上睡下。過去精神奮發的她，現在也感到很大的疲勞，呆呆仰望着那晚空靜息，健民也悶悶的一言不發。

女宣傳員和政治部正在休息的男同志們，對



於他們這樣的齟齬，還是第一次見着，大家都沉  
默地不作何言，祇坐臥着靜聽那“卜卜”的槍聲，從  
頂上染着血一樣斜陽的山後透了過來。

森嚴的戰地，又裹入夜的黑幕中去了。槍聲仍  
舊是時緊時慢地響着，入夜的戰場，愈顯得陰森慘  
肅。影華隨着健民和全政治部及師部的人員們就  
在那秋風襲體的山地上露宿着，槍聲雖然給高山  
隔斷了聽不十分明晰。但那千百成羣同遊絲般在  
暗空中飛咽着的彈羣，却不斷地在耳中呼嘯着。

P 師長由前線回來了，一見那睜了眼睡在溼  
透了露珠的草地上，和女宣傳員們說笑話的影華，  
便笑笑的說：

“江同志今天也吃力了吧？我真看不出你這位  
女將軍比士兵們還勇敢啊。”

“不要說笑話吧，敵人都還沒有打死一個，就  
跑到後方來睡了休息，還說勇敢不勇敢咧，”她  
笑笑的說着，依然睡着不會起來。P 師長就在她的

旁邊和健民併肩坐下。

“渡河的敵軍都解決了嗎？”健民搭起着問P師長，心裏却感到一種不是言語可以形容得出來的羞愧。

“通通都繳械了，今天一天工夫就俘了兩千多敵人。據俘虜說，死的敵人，已經在五千人以上呢。”

“敵人究竟有多少啊？”

“在先我以為他們最多不過是兩三師人，現在據俘虜說，兩路的敵人，一共在三軍以上咧。”P師長說着，似乎有點焦灼。“C軍距離很近的，竟不發一兵一卒前來，E軍又不知道消息，假使敵人真有這麼多援兵又不來時，倒有點難應付呢。”

“假使C軍再不來增援又怎麼辦呢？敵軍雖然死了數千，我們不是也損失不少了嗎？”

“可不是？官兵死傷的總數已經在五百以上，就是政治工作人員，也傷亡不少了。”P師長

說時，又望着那睡在地上正側了耳朵聽他們說話的影華。“別人都還好，我今天真擔心着我們江同志。假使有了損失，那豈不是苦了你麼？”P師長說時望了影華一眼，回頭對健民笑了一笑。

“你們說你們的話，爲什麼擲上我來，我又不是你們嚼舌的資料？”影華向P師長笑笑的說了這麼一句，心裏却感着一陣椎心的隱痛。健民在P師長說時，也祇好勉強陪了一臉的苦笑。

“今天幸喜得奪了敵人很多的子彈補充着，否則才叫更難辦咧。現在我派人盤問俘虜去了，假使C軍再不來，敵人果然又這樣的多，那我們祇好另想辦法了。”

P師長說着，又立起身來去找參謀長商量軍情去了。

P師長去了以後，健民便裹着一牀軍毯貼近影華睡着，想起P師長剛才的話時，心裏感到很大的憂惶。

## 二十五

敵軍在半夜偷渡時，給革命軍的機關槍掃退了以後，下半夜的戰況，就比較的沉寂下來。T 寨敵軍的總數，已由俘虜的口中確實證明在兩軍以上，三日前派到H 城去的副官，也在半夜裏趕回陣地上來，報告C 軍雖有兩團開到H 城，但藉口未奉到命令，不肯前進。P 師長因孤軍陷入數倍以上的敵軍重圍之中，假使不變更戰略，一定有全師覆沒之虞。

於是，乘敵軍大敗之後，便祕密傳令退却，先把輜重槍械，及受傷官兵，由E 堡後方徒涉渡河，準備退守S 縣，聯絡了C 軍和E 軍，再作反攻之計。所擄獲敵軍的槍械，除儘量的把槍上的機柄卸下，搬運着隨軍退却外，其餘的都密令當地的便衣軍收藏到山谷中，敵軍搜索不到之地。所有的俘虜

官兵，除槍斃一個罪大惡極的師長以外，都暫時編作了抬傷兵的輸送隊。

在大勝之後的革命軍，忽然下令退却，不但是敵軍夢想不及，就是P師在前線不知內容的官兵，也覺得出乎意外。

天明了，火一般的朝霞映着深可及膝的E堡後方的河流，所有的傷兵，輜重都在天明以前通通退了過河，P師長和健民已率領了師部的官兵，及政治部人員在此時徒涉過河了。敵軍似乎已經發覺了革命軍移動的情形，大砲，機關槍，都遠遠地向着他們渡河的所在地射來，子彈同落雨般的把河水打着，影華正由一個護兵扶了，在人馬紛亂的中流激着那波翻浪滾的流水渡河時，一顆流彈飛來，竟由她的左臂上射着，鮮血同潮水般湧出，縷縷的血痕，滴在水面上，隨波逐流而去。一陣劇烈的創痛，要不是那護兵挪着，同時還有兩個宣傳員搶前來扶住她時，幾乎滾到波濤中去了。健民雖然在她

的旁邊行着，但在那同驟雨般打着的槍彈下，他自己逃性命都來不及，那還有工夫去顧及她的死活。

影華已由兩個<sup>個</sup>宣傳員和幾個護兵攙扶着到岸上的竹林中來了。健民雖然怕死，好在那裏有一帶山巒掩護着，槍子是打不到的所在。也就戰戰兢兢的停了脚。林中正有師部的衛生隊在那裏替渡河時受傷的官兵包紮着，P師長便命衛生隊先給影華上好了藥，又由健民的護兵向民家尋了塊門板，砍了兩根竹竿縛成一付臨時擔架，由女宣傳員們帶着替她換去了水溼的衣褲，用軍毯鋪着在門板上躺下。那時因為沒有輸送隊的原故，就由健民的護兵和她的勤務兵抬了前進。

影華雖然創痛很劇烈，但是，神志依舊是很清白的，祇不過流血過多了的原故，對於健民和P師長同她說話時，她都有氣沒有力的不大有精神答應。健民看着她那痛苦的情形，心裏也不能不感覺着相當的難受。

敵軍的鎗聲愈加緊密，P 師的部隊，都由後衛軍掩護着紛紛的渡河，健民的馬匹，也在這紛亂中不知丟到什麼地方去了，祇好混在政治部的隊伍中，擁着那睡在門板上不時呻吟着的影華前進。幾個輕傷的宣傳員，也自己走着跟在隊伍的後面。全部的人員，雖然腹誹着健民的懦怯，但對於那勇敢的影華，却感着很誠懇的敬佩，和激起了熱烈的興奮。

P 師一直到距 T 寨二十五里的 H 鎮才休息，檢點各團的官兵，因為敵軍懾於革命軍昨日一戰的威力不敢追擊的原故，還算是沒有多大的損失。

H 鎮本然是一個比較繁盛的村落，當革命軍佔領 T 寨時，該地已組織有各種團體及黨部，所以 P 師剛祇到達，就有各團體熱烈的招待着。昏昏的睡在硬板上的影華，自此才由軍醫處的醫官，重新給她仔細的診察上藥，同時更由黨部裏去雇到一乘籐轎來給她乘坐。據軍醫說，子彈雖已損及臂骨，

還幸不曾斷折，僅微微的擦着，並沒有殘廢之虞。

P 師本定是要取道S縣去的，後來因為接到黨部派往打探的人回報，S縣已於昨天下午被敵軍打了革命軍的旗幟襲取城池，城中小部份的警備兵，都被他們擊散。於是，P師便不能不變更計劃，另取道向H城，去和C軍聯合一氣。

健民在得到這個消息之後，來告訴影華時，表示着異常的憔悴的神情，緊皺了眉頭，就好像大禍逼進了眉睫的一樣，不住的噙聲歎氣。影華見他那樣畏葸的情況，便強忍着痛苦向他安慰：

“不要緊的，我們這不過是戰略上的退却，只要和C軍或後續的部隊打成一片時，就可以反攻的，勝敗本然是常事，何況我們還不是戰敗。”

“戰敗不戰敗不要去管它，萬一C軍再發生問題，那才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為止呢。”

“我想總不至於吧？就是有什麼問題，我們總要鼓起自己的勇氣來，辛苦點算不得什麼的。”影



華再呻吟着安慰他。

健民給她這一說，倒反而說不出話來，祇呆呆的看了她一忽，才轉了話頭。

“你的手怎麼樣了？”

“上過藥好了許多了，你放心去工作去吧，我是不要緊的。”

.....

健民緊皺的眉頭，雖在和影華談了話以後，依然不曾解除了它的縐紋，祇很沉默的對了那臉色蒼白的影華坐着，一直到護兵來報告他前進時，才懶懶的起身走出。

## 二十六

P師行抵W市的時節，已經是黃昏時分了，因為作戰疲勞的原故，便決定在該地宿營。當P師長和健民及受傷的影華到達宿營地時，派往H縣送

信的副官，已經同C軍黨部代表徐玉屏一道迎來。玉屏因爲臀部受傷的原故，還雇了一乘轎子坐着不能行動。健民和P師長同他都是舊識，健民雖然懷恨着他奪去了他C軍黨代表一席，但是面子上仍不能不同他去敷衍周旋。

他們一齊到了師部的行營，玉屏說起C軍的情形時，簡直嚇出了健民一身冷汗，暗暗的自幸不曾前去。

原來C軍雖然因爲時勢所逼，不得已換了旗幟，但是他同軍閥的關係，依舊是藕斷絲連的繼續着，當他們和革命軍攻下H縣以上的K地時，因C軍有一部份搶掠人民，被革命軍繳械以後，當時雖然在嚴重監視之下，他們不敢反抗，但是，他們骨子裏反動的念頭，却因此更加決定。所以此次聽得P師在T寨作戰時，便同敵軍勾結着，仍舊掛上了五色大旗。那時正式革命軍都在攻下H城以後，已前進到很遠的地地方去了，他們當然可以恣意所

爲。他們既然反動了，那麼，從黨代表以至於政治部很小的職員，不用說都是他們的對頭，當他們來逮捕政治部工作人員的時節，玉屏雖冒險逃出，腿部却給追兵射中了一槍，後來還是逃到一個人民的家裏，半夜裏出了幾十塊錢，扮了鄉下人，雇得一乘山轎逃離H城向T寨進發，半路上就和P師送信的人員遇着。

大家聽了玉屏的話以後，知道不但H城不能前去，假使不另尋出路，且有被C軍和逆軍夾擊的顧慮。但據玉屏說，E軍現正和敵軍在距X城百里的A山相持着，要能夠衝到A山去和E軍聯合，才可以有生路。於是，P師長就找了當地黨部的同志來，探詢走向去A山的路線。據他們說，要到A山，除了取道S縣，便只有由H鎮繞小道前去，大約三天可以到達，只是山路崎嶇，行軍是有很大的困難和阻礙。

P師長因爲恐怕T寨的逆軍佔領了H鎮，便下

令各團火速造飯，限當天的半夜以前，一定要趕到五鎮。疲頓極了的健民，對於這樣的跋涉，幾乎急的快要流下淚來。但是，腳底雖然辛勞，性命終於重要，仍不能不咬定牙根前進。

因為行軍便利的關係，所有重傷的官兵，便不能不託當地的人民和同志收納着，只帶了能自己行動的輕傷的官兵們隨軍前進。影華因為是女同志，同時又有專伕的原故，所以仍舊抬了同去。民衆同革命軍的感情是非常的融洽，把傷兵負託他們，大家都樂於收容。並且千叮萬囑咐地望革命軍早日反攻回來，不要使他們久受着軍閥的踐踏。黨部的同志，也決定在P師長走後，暫時把招牌除下。

影華聽到C軍的消息，心裏也不免有點作急，但是，她一想着：

——革命本然是要犧牲的，受了傷又怎樣？頂多不過是一死了結。她心裏這樣一橫，又覺得當前的危難，絲毫都不足介懷。

P師又離開W市回師向H鎮去了，影華祇在出發時見過健民一面，此後一路上都不曾見到他的影兒。她祇當他在後面督促着政治部的人員進行，昏夜中不能前來的原故，所以也不去追問。

H鎮到了，僥倖敵軍因為懼怕革命軍還不會追來，P師因為疲勞極了，到了以後，就暫時的休息着待天明時再由小道向A山前進。影華因為手臂上暴烈的疼痛，簡直不能夠靜靜的睡眠。半夜就到H鎮，一直到天明還不見健民來過一回，她雖然對於他的感情一天天的淡薄，但是，心裏總不免有些兒掛念着。滿屋子的人們早已鼾然睡熟，她獨自睜了一雙眼睛，看着那給夜的黑暗緊壓着的屋子時，愈感着景況的淒涼。

## 二十七

天色向曙了，各部的官兵都先後起牀，煩喧的

人聲，衝破了夜的沉寂，士兵們造飯的火光也從那臨街的板壁縫裏透了進來，照出一條條的光明。在這快要出發的時光，P師長竟由兩個馬弁打着馬燈走進影華臥着的這家店房，後面還跟了一個長衣的本地人，和一個由兩個士兵扶着面色蒼白帶眼鏡穿短衣的同志。影華雖不識那個穿長衣的那人，但對於這帶眼鏡的同志，却一見面就認出他是C軍黨代表徐玉屏，因為當她在家鄉作學生運動時，玉屏就是當地重要團體中負責人，和反動派奮鬥的很有聲名，他們曾經共同工作過。

但，她在人叢中見不到健民，心裏却免不了有點駭怪。

——怎麼健民不一道同來呢？……

“江同志，你現在的傷口怎樣了？”P師長走進她的牀前，很慘淡的望了她問着。玉屏早由護兵扶着，在床邊的一張櫬上坐下來了。

“比較好得多了。你這樣忙還來看我，真是對

你不起。”她說着，又望着玉屏。“徐同志，你幾時離開 C 軍的，聽說你也受了傷啊？”

“三天以前才離開 C 軍的，傷倒沒有什麼？祇是好好的一件事弄糟了倒是我的責任呢。”玉屏笑笑的答了以後，臉上又恢復了他那嚴肅的靜默。

“哎！一個人真真的想不到。健民這樣一個革命的青年，平常那麼的熱烈，如今才遇着這樣一點很小的挫折，就會臨陣脫逃，恐怕連你也想不到吧？”P 師長在玉屏答了影華的話以後，又這樣很沮喪的對她說。

這真是晴天霹靂，把影華震的神思昏潰起來，很駭異地想着。

——真的有這麼一回事嗎？

大家都靜默着，全屋子的空氣，暫時很緊張的沉寂下來。

.....

“我在先還祇當他是吊隊，或迷了路途，立刻

督飭了他自己的護兵和政治部的人員，同我的馬弁去找尋，誰知一點踪跡都尋不着，後來還是他自己的勤務兵，在一條山路裏尋出他的軍帽和皮帶來，又據政治部的財務科員說，他在M市出發時，就提去了兩百塊錢，我才知道他真是逃走了，這實在不是我意想得到的事。”在暫時的沉靜以後，P師長再這樣的說着同時又連聲歎息。影華也找不到什麼話來對P師長說，祇覺得腦中的血脈，膨脹的幾乎快要破裂。

“江同志，你也不用作急，健民他雖然逃走了，但是你們終有相會的一日。他的行動儘管如何，同志們對你，始終是敬服的。”P師長見影華一言不發，又補了這樣的一句。

“噯！”影華在P師長說後，才發出很悲辛的歎息。“他有這樣的一日，不但是別人，就是我也夢想不到。還說什麼再見，他有臉見我，我也沒有面見他了。”她說時，滿面泛起悲憤的神色。熱淚



忍不住從眼中滾出。

“江同志，現在我來告訴你一句話，望你不要作急，我實在是不得已才說出來的。” P師長似乎有什麼重要的話要說，一時說不出口，先對他抱歉了這一句。

“有什麼話請說啊，祇要是於革命有利益的，就怎樣的犧牲我也願意的。”她很堅決地說。

“現在我們已經決定由小路到A山去同E軍會合，因為道路難行的原故，所以傷兵都留在M市，現在連輕傷的都祇好放在此地了。但是你……”

“我不要緊的，也放在此地好了，就是敵軍殺了我也不值什麼，請你千萬不要為顧慮我，妨礙了軍事行動。”她不等P師長說完，便這樣很斬截的答應。

“……不是這樣的說，我雖然決定把你放在此地，但是我決不使你受到危險的。” P師長說時用手指着那位穿長衣的人。“我現在把你托把

這位許同志，你在他家一定沒有危險的。……”

“江同志儘管放心，我們家裏住着，那怕敵軍到此地來，也不會有一點驚慌受着，祇要你的傷好了，我還可以送你回去，我們此地到G府很近，由G府就可以坐船到K埠的。”許同志不待P師長說完，就搶前一步對影華說。

“那又要叨擾你了。”影華慘笑着對他表示感謝。

“……我雖然把你托了許同志，還恐怕你太寂寞了，便托徐同志在此照料，他的傷雖不十分重，但行動起來總不方便，所以他也願意留在此地。”P師長說時，指着玉屏。

“那就再好沒有了。徐同志，你真不走嗎？”她似乎特別的高興起來。

“我不走，我一定等你傷好了一道走的。”玉屏笑着答覆。

P師長在護兵的手內取了兩包東西到手中拿

着。

“江同志，這是兩百現洋，你留着用吧，不夠的許同志總可以想法。我們去了以後，望你安心養病，在最短期間，我們一定會擊破了敵軍來歡迎你們的。” P 師長說時，淚花兒似乎在眼眶裏轉着，把現洋放在影華枕畔時，一顆熱淚已經滴了下來。

“你們努力前進吧，我敬祝着你們前途勝利；我是不要緊的，祇要革命成功，我就死也快樂。”她說時也忍不住嗚咽起來，愁慘的空氣充塞了他們的四圍。

P 師長看着軍醫替她上好了藥，又把許多藥交給了許同志，教了他上藥的方法，再把伏侍影華的勤務也留下後——因為他自己願意隨着影華——安慰了她幾句，又拜托了許同志許多話，才含着淚向玉屏和她作別出去。

天色大明了，女宣傳員們聽得影華留在此地，都很悲切地對了她泣別；有的願意留着和她同生

同死的看護着。但是，她總咽住了腹內的悲酸，鼓勵她們前進的勇氣。

P師部的人們，對於健民雖然異常的鄙薄，但不問是誰，對於影華總是稱譽不置的。所以大家和影華此次的分別，都感到一種不期而然的悲意。影華雖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但驟然同這許多同生死共患難的同志分離，也感着強烈的傷痛。

P師大隊開拔了，影華和玉屏，才由許同志替他換了衣服，雇夫抬到距街較遠的鄉間自己的家裏去。

## 二十八

革命軍攻下S埠的時節，在M市奮後潛逃的石健民，也在S埠出現了。那時E軍已回師撲滅了T寨的敵人，在H城反動的C軍，也給革命軍繳械遣散。P師在會合了E軍，反攻得勢以後，便長驅攻

過N城，已有開抵S埠之勢。健民自從在M市逃走以後，雖然P師長不會報告他離職潛逃，僅僅說是戰地失蹤，不會受到什麼嚴重的處分。但是事實昭然，人們的口，總是掩不牢的。儘管他怎樣的洗刷，終於掩蓋不了那已成的罪案。所以他自逃離P師以後，一連幾個月，都不曾走過做官的鴻運。

但是，他依然是不介意的自己寬慰着。

——政局是變化無常的，祇要一下子政局翻過身來，還怕那在M市丟了的三角皮帶，和雙金線的臂章，不又再光顧到我的身上來嗎？所以他儘管人們對他怎樣的批評，他老是同不聽見一樣的，和了幾位氣味相投的他們的同志，組織了一個小團體，作東山再起的準備。

S埠是全國商業文化的重心，也是最適合於他們尋求機會的境地，所以革命軍剛祇攻下S埠時，他便和他那一羣黨羽趕了前來，作他們的復官運動。

慶祝革命軍攻下S埠的市民大會開幕了，健民也是參加羣衆中的一員；他正打了他們那面有旗無人的社團的旗幟，率領了他那不滿十個的羣衆在場中散發那模稜兩可的宣傳他們自己主義的傳單時，忽然他們羣衆中的一人指着台上挪了他一把說：

“你看，台上演說的是誰？”

他的目光剛祇向台上正指手畫足地演講着的武裝女同志一掠，全部神經都震動起來。

——那不是影華嗎？

他在這幾月中早認爲已死了的影華，如今驟然地在演說台上現身出來，他真和做夢一樣的，還有幾分懷疑。再仔細的向她看時，那圓長的面孔，美妙而有鋒銳的目光，活潑的身材，圓潤而尖銳的語言，同着那舉動上不十分靈活的左臂，無一不証實她是M市被他棄了的影華。他雖然自拋棄了影華以後，就認爲女子是隨時隨地可尋找得着的東

西，早把那影華的生死置之度外。但解除了三角皮帶的他，在官運不通的當時，自然不容易映上了那般官興正濃的新女子的眼簾，至於革命的女青年，更不是曾由革命戰線上脫逃過來的他，所敢妄想去問津得着。所以他對於當前的影華，心裏的念頭不覺又熾熱起來，要不是擠不上前時，他真恨不得立刻就上台去把她抱着。

健民已打聽得影華仍舊在P師政治部了，他  
不免又吃了一驚。

——P師政治部不是自我走後就不會委人，  
一直到今年春天才聽說委了徐玉屏那混蛋嗎？怎  
麼影華會同他混在一塊兒呢？

他想起過去人們說起徐玉屏在影華們家鄉工  
作時，影華和他的感情很好的話來，又覺得這事有  
些兒不穩當。但是，他總相信着影華已經是在他的  
掌握中麻醉了的人，她知道他不曾死去，不見得就  
會同另一個人發生關係，所以他仍舊決心到P師

政治部去。雖然他心裏自從知道玉屏當了P師政治部主任，心裏沒理由的憤恨着他兩次奪了他的官位，不願意和他見面。和對於P師政治部的同志們，感着一種由良心上激發出來的羞愧。

他終於硬了頭皮在P政治部和影華會見了，他們在互相驚愕之下述出各人別後的經過；健民才知道，影華在H鎮許同志家養好了傷口以後，就由許同志雇人領着他們，夜行曉宿的偷過敵軍防線，到G府去。恰巧當時P師將G府克復，她便仍舊在P師政治部擔任她原來的工作，出發後更兼了祕書的職務。

他們漸次談到彼此間的問題來了，健民聽得影華宣佈了對他的話以後，登時同迅雷擊頂般的頭目起了昏眩。原來影華和玉屏已在C城發生關係，宣告和他脫離了。他在聽了影華的話以後呆呆的對她窺視了一忽，才很憤怒的說出一句話來：

“你們女人的肉體就這樣的不值錢，祇見要了



一個男性，就可以‘隨緣佈施’的嗎？”

“你說話要留點，我的肉體怎麼不值錢？什麼叫‘隨緣佈施’？！”影華也很不讓步的對他窺視着。

“你不‘隨緣佈施’，爲什麼一個男人還不會死又去勾上了一個，你所謂的革命戀愛，就是這樣的嗎？”

“你還不會死麼？我以爲你的精神老早死光了。”她說時異常的憤激，連呼吸也十分的急促。

“革命！戀愛！我看你還是收疊起來不說的好吧，M市開小差的是誰？那是革命的行逕嗎？我受了傷丟了我的又是誰？那配說得上戀愛嗎？”

“我不革命我不懂戀愛，不見得你現在的姘頭，就是什麼革命的，戀愛的，也不過是肉的誘惑下的苟合！”

“他儘管不革命，他總在槍林中奮鬥着不會開小差，他儘管不懂戀愛，他總曾經冒了危險在且

市看護我，同我晝伏夜行，經了若干危難把我送到安全地從死人堆裏救了我出來。”她說時很嚴冷的笑了一笑。“姘頭，你同我又是什麼正式的結合？這樣封建思想的話，不值得我同你申辯。”

“那麼你對我就是這樣的完結了麼？！”他一雙令人發悸的目光，直射到影華的臉上。

“不這樣完結又怎麼？浩如和我那樣的感情，你還不許我存封建思想，難道我還有什麼應對你守貞操的義務嗎？”

“呵！你們所謂的夫婦就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又怎麼？告訴你，我們的夫婦，是要以愛來結合，以革命來聯繫的。沒有愛說不上結合，沒有革命的熱情更休想維繫夫婦的關係。我不能同你多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在過去的一切，早由你自己在M市時一刀兩斷了。再見吧！”她憤憤的說着，就拿了軍帽走出會客廳去。

健民完全給她罵呆了，很憤憤的鼓了眼睛望

着她走出。半晌，才很冷然的咬着牙根說出一句話來。

“哼！祇要你們能長久下去就得了，我不見得沒有報仇的一日的！你們儘管待着吧！”

他自言自語的說着，拿了帽子，由P政治前憤憤的出去。

## 二十九

政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所有在過去稍微急進點的青年們，儘管對於此次的政潮沒有什麼關係，但在那混亂的局面下，為避免無味的犧牲計，大都離開S埠，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了。影華和玉屏，因為對於這次的政潮，自信了無關係的原故，所以雖然同志中有勸他們暫時避開，以免冤遭不白。但是，他們總以為自己的心地坦白，人們儘管說什麼，過去的事實，總可以證實他們的一切，所

以毫不介意地依然在那同狂風激浪般的時局中，照樣的工作。

在一天的下午，影華還沒有下辦公廳時，在S縣時調回E軍政治部的淑英來了。她們在S縣分離以後，祇在G府見過一面，就不曾會面過，所以相見之下，異常的親熱。影華招呼她在辦公室中坐下了以後，她便說出，因為時局混亂，當天的夜晚就要同余筱泉離開S埠的話來。同時更勸影華和玉屏，最好也暫時避開一下。

影華聽了她的話，似乎不大謂然，祇笑笑的對她說：

“我們又沒有什麼嫌疑，怕它幹什麼？也從不見你們這麼胆小，才這樣的鬧了一鬧就嚇的準備着逃了。”

“這並不什麼胆小不胆小，處在這混亂的時局中，人們要陷害起你來，儘管政府怎樣想處置得嚴明，但在急遽的變化中，總不會毫無枉屈的。”

“就是誰要陷害誰，也得要有證據才行啊。”

“什麼證據不證據，他一口咬死了你，你又有什麼辦法？大政變之下，那裏不有幾個枉死鬼。”

“你的話固然不錯，但是我們現在走了，不是更替那誣陷我們的人證實了嗎？”

“你現在走了，日後終有證明你不得已而走的一日，假使你硬着頭皮在此地住着，萬一犧牲了，日後縱然證實了你的冤屈，人死了又有什麼用？——也許你不知道吧，石健民已經在××委員會裏擔任了職務，你能保他不誣枉你們嗎？像他那樣陰險的人。”

“人總有點良心的，別人誣枉我還可以說，石健民難道不知道我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嗎？他也是個人啊，縱然恨我，也不見得就黑心到這樣一步。”影華雖然這樣說着，心裏也微微的動了一動。

“他既然安心害你了，還有什麼良心不良心，

他的爲人難道你不知道的？”

“實在他真黑得了這樣的良心，那麼我就憑我的熱血洗出假革命的面目來也值得啊。”她似乎用說笑般的口吻答覆。

.....

淑英知道和她說也不肯相信，便同她隨便談了一忽，就各自辭出，同筱泉離開S埠去。

影華在淑英去後，心裏對於當前的時局，也覺得相當的危懼着。但是，她又一想：

——健民雖然陰毒，總不見得喪心病狂到這麼一步，我對於這次政潮沒有絲毫關係，他當然是很深切知道的。縱然他真黑了心要栽誣我，我沒有切實的證明，也辦不了我什麼罪名。

——其實就死又有什麼，浩如已經把他的熱血洗出軍閥的真面目，我在報了他的大仇以後的今日，把我的血洗出假革命的真面目來，有什麼值不得的。就是我同玉屏發生關係時，也曾說過，祇

要五省大軍閥一倒，我就要隨浩如於地下，現在能夠這樣的死了，倒是我的幸事呢。玉屏固然於我有很深的感情，同時他對於我同他的約言，也不見得相信我一定要去實踐着，但是，我既然下了決心，總不能戀着了新歡，就把我慘死的浩如的誓言忘記了喲。

她這樣的想着，不特不畏懼健民的誣陷，還以他能夠如此爲幸。

她摸着懷中浩如的遺書，看了棹上浩如遺容，不禁暗暗的默禱着：

——浩如，你待着吧，也許最近的將來，我就會踏着你的血路和你相見於地下吧？

.....

政局愈加混亂起來，自問無他的玉屏和影華，終於同時被捕，雖然不會有證據搜出，但因爲告發人石健民矢口證實的原故，終於判處了死刑。並且玉屏在被捕的第二日就執行槍決了。

鎖禁鐵窗中，坐待死神降臨的影華，雖然是明知道死已逼在眉睫，但是，她依舊是談笑自若，彷彿不知有當前最慘酷的一幕就要開演的一樣。

同志們也不少替她呼冤叫屈的人，但是有一個石健民作她的生死對頭，誰又敢從井救人的多言取禍。

慘酷的一幕開場了，一隊隊持槍的兵士，由遠而近地向那晚霞同血一般染着的陰森肅殺的刑場上進行着，嚴肅的號音，在晚風中咽的人徧體生栗，面色蒼白，浮着莊嚴的微笑給麻繩細縛着的影華，由兵士們簇擁到刑場上時，似乎如有所感地，就大踏步走到一塊草地上坐着，口中還自言自語的說：

“啊！這不是我親愛的浩如就義的地方嗎？他曾爲革命在軍閥的刀下犧牲，我今日爲革命給假革命誣陷而流血，我的血能與他的血混流，我也算死得其所了。……”



“砰”的一聲很尖厲的槍聲過後，影華的軀體已軟軟的在她所揀定的地方倒臥着。刑場上散成環形的士兵，又重新聚合成原來的隊形，鳴着槍殺了這個弱者後得勝的號音，回到他們的營房中去。刑場上又恢復了過去那陰森慘淡的靜寂。

暮色漸漸的暝合，橫躺着影華屍身的刑場，以及包羅一切的大地，都吞入夜的黑暗中。除了那從血泊中反射出來微閃着的一兩點星的光芒以外，浩淼無邊的黑暗中，再也不見到半點兒光明照耀。

一九二八，十，十六於上海。

# 克蘭麗蒙特

哥諦藹著 周頌棣譯

克蘭麗蒙特是哥諦藹傑著之一，書中敘述一牧師與已死的名妓克蘭麗蒙特戀愛的事實，作者以詩意之筆，寫成這一部可歌可詠的著作，再由頌棣先生以流麗之筆調，將它轉譯出來，誠不能不說是「二難相並」了。讀了本書的人，不但可以獲得文藝上偉大的進益，更可以領略到愛的瓊訃，實在是人生必飲的醇酒，不是什麼可以用莊嚴的面具，或不可捉摸之清寂淨滅的思潮去磨滅得了的呵。

實價大洋二角四分

# 柏樹林中

孫俠夫著

本篇是一部富有階級性的創作，書中敘述一個在黃金勢力下犧牲了肉體替貧苦的父母作解除黃金困厄的交換品，拋棄了有深厚誠摯的愛熱的愛人，去當金錢的奴隸，過着孤另寂寞的生活，卒至於受性的壓迫，而至沉淪於昏夜草野之中。未了，竟因與最初愛人幽會之時，慘死於晦闇荒涼的草野，把愛的鮮血，染成這慘史的一頁。

(即日出版)

